DS
793
S32I283
1729
v.4

LIBRARY
OCT 1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冊 4 止
巻 7-8

續猗氏縣志卷之七

同知平陽府事前猗[illegible]潘鋐重輯

知猗氏縣事文登宋之樹續輯

藝文

[illegible]莘地以人傳人以文文故極忠孝節烈之奇公侯卿相之貴賢豪英髦之才而無文以紀之則歲月遷流終與草木同朽烏能使千百世下爲之歌詠讚嘆于不衰哉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易曰修辭立其誠則誠又修辭之本也循是自楚辭二先生發代生儒人今集其生平所著述[illegible]有關於地方風俗者爲存之而其精神

猗氏縣志卷之七

同知平陽府事濟寧潘　鉞重輯
知猗氏縣事文登宋之樹重輯

藝文

從來地以人傳人以文久故極忠孝節烈之奇公侯卿相之貴智廉勇藝之才而無文以紀之則歲月遷流終與草木同朽耳惡能使千百世下爲之歌詠贊嘆于不窮哉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易曰修辭立其誠則誠又修辭之本也猗邑自樊樂二先生後代出偉人今録其生平所纂述凡有關於地方風俗者悉存之而其精神

所貫注即誠也布帛菽粟可常可久何用纂組以爲工哉至士女之嘉言懿行壤地之短壑疎林一經品題並垂不朽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藝文上

宸製

唐德宗賜宸扆台衡二銘序

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治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歌詠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箴

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
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後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啇
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熙邦之臣
歟
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質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糺紛無主
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茲茲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備聞
覩之閑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
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縱爾欲
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
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

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搆遠奇技淫巧放珍禽異獸敬之慎之天其求佑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福亦隨慢易

厥初惕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勢厲階斯起冕旒蔽明黈纊塞耳含宏光大是亦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戒斯言寘於座隅

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不必從繩金其作礪帝者之盛時維陶唐乃聞疇咨側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芳

爰追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泰運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群兇砥平四方維衛及英啟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興廢係於時主主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爲申甫絕維載張闕衮斯補惟德是依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說版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維哲王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昧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寔維勳賢內熙

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
同德同心扶危扶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
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臯夔道冠圖史無俾伊傅
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對策

樊遜舉秀才對策

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勤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遺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于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于前徒穢紙墨袁

准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啟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庄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

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
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
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
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
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
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
地之奇功被風聲于千載若令馬兒不死于陽尚在
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
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

舟王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
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發商
罔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乂矣朝臣竊位
盖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
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實
王飜有優劣至于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
關而言耻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
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大嶽之後克廣洪業禹
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
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

神鳳甄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晝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門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宏高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

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問釋道兩教逐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盖以理絶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尺九轉之奇絳雲元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説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

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刼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于微塵納須彌于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

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遡和風而杓轉
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
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
酌百家想執玉于瑤池念求珠于赤水竊以王母獻
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寔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
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
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問刑罰寬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
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
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

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
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
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
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
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
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
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
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
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
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

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
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
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開律令一此憲
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
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
寃因自然棠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
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問禍福報應遂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
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
能盡悟乘槎至于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于上　止

逢瞿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
而妄説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
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
厄于陳蔡孟軻困于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
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
協律見親擢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
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
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
策秀才止于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
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

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封事

樂遜陳時宜封事 今周書載五條

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于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于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

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于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一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

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
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
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
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
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一明選舉曰選曹賞録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
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
功有薄厚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
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下有闕文）州郡自可內除
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寄人生處世以榮

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一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瞻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刼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爲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寛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
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覬覦而作可以集事
一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
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
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
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貴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
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
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
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
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

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檄

唐河東保寗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檄

興元元年八月某日河東保寗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郡王燧檄告晉州要君廷珍隰州毛君朝敭慈州鄭君抗及將士吏等蓋聞率土莫非臣盡念在三之訓明王伐不敬有嚴討貳之刑義士不求生以害仁智者能轉禍而爲福其畢棄咎咸與維新國家幾葉繼明億年凝命天保以上釆薇以下内撫外從濮鉛以北祝栗以南德洋風普神旌遞列羿窳咸誅堯治時雍猶有青邱之梗舜仁天幬未誅丹蒲之凶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授蒲津之節始謂狙詐

之作使不虞鷹犬之易颺犇命醴泉粗展勤王之績請朝行闕輒褁犯上之謀猶念前勳屢縻好爵張萌芽於霜雹悖水木之本原升鸞之謀肆行巢父之使弗返奪三軍而殲良將剽三老而翦近畿豕心莫悛鴞音不革已復漢京之日月載揚周旅之霆雷幕府承命齊壇建牙列鎮正正之旗堂堂之陳莫我敢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渾侍中率同陝之士韓僕射統邠寧之師唐節度虎視鄜坊駱將軍熊踦鎮國風雲助氣草木爲兵詔參伐以清氛命招旌而繕怒不俟前矛之遏坐成獨柳之誅惟爾三州之士夫夙被累朝之德澤嶠從處仲適受逆汙導事隗囂

豈爲賊守時魚假息穴兔防危犯大義者衆必攜作不善者神弗赦歷數古今所記未聞叛逆獲全惟岳阻兵沉膏齊斧朱泚竊號亦梟藁街矧茲狄孥敢干天罰犬馬猶有主覆載不容鱷鯢取以封脅從罔治聖上禹湯罪己文武行仁凡鳴狐假王之妖首鼠觀釁之將莫不匿瑕宥戾磢垢滌邪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大陽不囬葵藿之照尚式王命共惟帝臣勿相依于輔車以俱焚于玉石儻能洗心效順觧甲來歸勳齾關東疏封帶礪融全河右紀烈旂常若迷復怙終猶豫不斷蹈干顯戮謚爲至愚豈惟敷虐多方亦將遺臭千載請擇二者未有一心者定爾功復見

弓櫜而戈戢式化厥訓庶幾世變以風移撥到如章書不
盡意

停選閹人疏　　明　荆州俊

題為閹人數多懇祈聖明亟停選收以靖朝政事臣昨見報净身男子曹進忠等為願效犬馬乞恩收録事奉旨着選收二千人臣見之不勝駭愕臣聞帝王不近刑餘閹宦僅供掃除後世近習之弊滋而干進之人始多臣讀孝宗皇帝聖旨私自净身的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萬歷十一年奉聖旨自宫禁例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通行各省嚴加禁約後民間有四

五子以上願以一子閹割者聽有司造册送部候旨選用如私割的照例重治條例又云先年凈身人曾經發回若不候朝廷收取官司起送私圖進用者發邊衛充軍夫私割有禁則凡不出有司册報者斷不可容圖用有禁則凡不候朝廷收取者决不可貸今曹進忠等閹割不知曾經報官與否第朝廷未嘗有旨收取乃敢援引希進臣謂陛下宜置之法使之知所趨避以杜覬覦之私以布國家之信夫何疏入而輒得收選之命且至二千之多也陛下豈以後宮之未足耶今者閹人充斥内庭散處監局遍者需次之

從言者且欲休老疾退諸有犯者而今復進之何難退而易進如此也進忠等之言曰惟圖効勞別無營運陛下豈真以爲可憫乎臣謂其藐法干紀可罪而不可憫臣查得成化十年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潛至京師希圖進用上命錦衣衛杖而遣之後又有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十歲皆倩山東黄縣民李安閹以求進事覺刑部具獄上請詔李安遞例爲人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其子俱發本縣收管是祖宗於閹割者且不少貸况與之進乎且陛下不見夫已

事乎往者王振汪直劉瑾輩無論已即如今日馮保以植私樹黨敗矣宋坤以苞苴請謁斥矣張鯨以受賕亂法論矣三人者其初豈不自稱効勞哉卒以罪著是効勞之念少而營運之私多也柰何猶信之乎夫拒之于始進甚易而斥之于既用甚難且國家建官有定額不使濫竽以防賢路也有缺而後補不使浮額以開倖竇也何獨于中官有進而無退無缺而亦進與伏望陛下秉照臨之明奮乾剛之斷收回成

命不復選用將曹進忠等爲首者勑下法司究問如例仍根究閹割之人與代爲奏辭者一一正法其餘

俱發原籍収管則自宮不禁而息于進不刑而止下無戲休之民而和氣益充上有畫一之令而法紀益肅矣臣干冐天威無任戰越悚息之至

請還輔臣疏　　明何東序

奏為應詔陳言懇乞聖明俯察輿論召還輔弼重臣以保至治以慰人心事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開讀詔内一款凡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人君之道莫先于任相臣子之義莫重于致身故用人求舊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究其施王事多艱非曠度洪量不二之臣

則不能裕其用蓋君臣一體相待而成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近接見邸報該原任大學士徐階因事乞休荷蒙皇上優念老臣特准致仕差官降勅送還鄉里恩禮隆厚遭際寵榮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感戴鼓舞以爲君臣相與之間未有若斯之盛者事出非常業有成命踈賤微臣何敢僭及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有關于政治得失之故天人向背之機不當深自菲薄而不鳴于君父之前也陛下所聞者廷臣左右之言耳羣黎百姓之情則未之有聞也臣不佞不能極意盡言姑以得之耳目之所及者敬爲我皇上陳之

數月前階引疾求退皇上加意眷留遣官垂問伏讀
聖諭有曰朕見卿屢疏奏辭豈可以小疾舍朕求退
早出輔政不負望焉欽此天語叮嚀聖情懇惻真足
以貫金石而通神明遠邇傳播在外臣民舉欣欣相告
若其家父兄之得用將有利賴于已者一旦聞階謝
政其臣民舉戚戚不樂若其家屬戚之見黜將有闕
失于已者是豈可家至人說而得之哉邇者皇上以
四方多異警戒臣隣又以邊事孔棘申飭將帥宵旰
憂勤不遑啟處凡被一命之榮霑升斗之惠者孰不
欲勵志竭精以圖萬分之報矧身食厚祿位極人臣

将欲優游退處而可以爲忠乎以臣度階階必不然先帝以階宿德元臣畀之陛下俾秉誼忠貞以輔繼體之重會未三年憣然改于其舊先帝有靈其将謂何昔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勘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陛下以今日爲大盛之時邪爲天休滋至之時邪階在閣雖将及念載而專心圖報尚未有幾玆嵩竊柄階有志而不得爲先帝末年階欲爲而不能盡我皇上踐祚以來親信無二俶張聖緒善成先德始階得行其志之日天下窮荒遐陬龐眉耆耇之老莫不愛惜朝夕

預躋丕時以覯大化之滂流也陛下胡不于此望之
曰德澤未盡流布何以布之天心未盡感悅何以悅
之百姓未盡奠安何以安之四夷未盡歸附何以附
之股肱元首一德交修霖雨舟楫多方宏濟凡先帝
之深托蒼生之素望責效于階之一身陛下端拱清
穆坐致昇平揚廣譽于當世煕鴻號于無極豈不臣
主俱榮而樂哉乃計不出此事從中變階請老而陛
下弗之留諸臣請留而陛下弗之聽求治深切任賢
簡忽是猶用兵而舍宿將欲瘳疾而不擇良醫也不
亦左乎且陛下之去階也或以人言搖動階辭縷切

不忍過傷其志俾之早退以保晚節邪不知保節之說在人臣自處則可而君固不當從在羣臣自處則可而階獨不能去何也社稷之臣與國同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易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也若恤已深于恤物憂疾過于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陛下以此責階階何辭焉或又有言意者陛下以階爲老不能任職者邪臣聞宋臣有文彥博者年躋九十猶相哲宗當時六日一至朝堂兩月一赴經筵綜理庶務少年不如威望勳名爲外夷之所敬慕異代之下令人有餘思焉階年未七旬力猶矍鑠待漏常先百

職[illegible]事日決萬幾精神強毅政體通達假令與彥博
並驅不宜多讓乃卒許明農之志早遂綠野之樂陛
下之爲階得矣其自爲臣不知其何如也臣連日徧
察閭閻民情凡有知識莫不訝陛下之輕于舍階而
恨階之果于去國誠欲得側行一跡參于御隸之間
嘗試半詞徹于巖廊之上而其道無由也自昔高拱
誤國公議不容思去之而惟恐不遠斥之而惟恐不
亟也階之去也大臣留之諫官留之民間無老無少
皆欲爲之留之陛下于此可以觀階之深矣伏望皇
上仰鑒天心垂戒之殷俯念宗社靈長之計近徇諸

臣同聲之請遠慰四海具瞻之望將階早賜召環彌
篤倚注而又諭階以先帝顧命之惟艱皇上守成之
希助俾展布四體精白一心務期庶績咸熙萬祥畢臻
威械遠藏生民潤澤然後聽階避讓後賢保全末路
涵濡太平之世以終其天年未爲晚也臣竊祿近畿
結心皇極中夜焚香每欲爲國家祈福一念耿耿于
衷有不容以或遏者矧躬逢明聖之朝屢蒙危言之
策于此鬱伊于下括囊不言將無時而可言也惟陛
下留神察納臣不勝隕越待罪懇祈之至

請停金花疏　　　明　荆州俊

題爲懇乞聖明俯俞部科停取金花之議以信詔旨
以隆儉德事職奉命巡視太倉庫銀本月二十八日
據該庫開稱湊補金花銀三萬五千餘兩買辦銀五
萬兩共外進銀爲十五萬兩于八月恭進上用隨查
該庫見在銀兩二十八萬有零除近發宣鎮軍餉一
十五萬外止餘銀一十三萬有奇爾將以給邊而金
花之進難已將以供上而邊需之告至急臣待罪巡
視日見該庫主事楊應宿之兢業而無措也即欲具
疏上聞隨該户部及本道各以停取爲請臣仰惟皇
上神明天縱邇軫東南災旱且不愛帑藏以賑恤之

部科所懇未有不毅然停免者是以不敢瀆聽今疏
入不報三四日矣金花之進只在旦夕間臣安得終
默以坐視該庫之日就匱竭乎皇上統一萬方富有
四海府庫之財孰非皇上所用顧用財者上生財者
天而輸財者民然天時有豐歉民力有腴瘠而上用
之盈縮因之夫使年穀屢豐公私充實猶宜兢兢焉
九年之蓄以豫不測之用今何時也四載阻饑九州
將遍在官在民毫無所蓄賑之蠲之猶恐不足以續
子遺之命忍復從而徵派耶夫徵之民者既不可得
而用之上者又不可已即使桑孔握籌管晏擬策亦

無可以爲計則所以酌時勢之緩急爲樽節生息之
道者惟皇上爾查得歲進金花銀兩歷年原有定額
季取五萬已屬常額之外萬歷六年欽奉明旨後數
年之後積貯稍充即行停止仍復舊額大哉皇言敦
崇儉德惟懷永圖今自六年至今不啻數年後矣停
取復額之旨皇上或不復記憶耶諸臣執而請者屢
矣抑省覽或未及耶國計民生惟此時最爲艱苦停
之可以昭大信施之可以溥大恩皇上何愛而不爲
也臣非不知漏卮之說曾何関于朝政之萬一而直
爲是役役也伏望皇上俯念國用虛耗亟罷北臺營

建上以追太祖遺訓下以垂皇太子諸王儆戒豈非
光前憲後事哉倘謂工程已動勢難終寢亦乞暫且
停止少俟三殿落成河工就緒再圖修舉尤為便計
即不然而諸凡帶造如萬福閣永壽殿與夫金海沿
河一帶等工重須巽命大賜樽節木石裁其太過夫
匠去其太冗庶不至作無益而害有益亦可以寬物
力而昭儉德也臣愚不勝惓切俟命之至

請蠲缺額丁徭疏　國朝王應元

題為欲究蠲賦之澤須詳應免之欵謹陳所知仰乞
聖鑒事我　朝定鼎六年於茲軫恤傷災除豁荒亡蠲賦

之恩屢下而窮民莫由實沾誠如
聖諭所云有名無實者光明之燭真照逃亡之屋矣然所
謂有名無實者臣請得而指陳之如荒地以踏勘為
憑亡丁以編審為據乃勘審動逾數月駁查又復經
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為辭來歲抵扣又借別
項催檄虛應而且起運存留各有額數
恩旨雖已特頒欵項多未分晰起解之數必欲催之使完
存留之物又以為驛站俸糧工食賓興諸事勢在必
不可已解者必解支者已支起解已完而未到部者
其弊在司府而不在州縣催檄已完而未支解者其

獘在州縣而兼在里書即間有稍沾涓滴者不過豪棍大姓蠹役奸胥而已二三窮民猶不免於使費之攤派雜項之逼索叩 閽無路惟有仰天長歎漸生不肖之心耳即如臣鄉猗氏丁差之重甲於天下萬歷年猶上丁不過一兩中丁不過七錢下丁不過三錢自經荒殘之後戶口凋耗十去其六祇以支數難減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遺之民稍可存活者丁至數兩即貧無立錐者亦每丁一兩矣日復一日將使富者亦貧貧者必逃累民生而縮 國用恆必由之今三年以前拖欠者盡免矣四年以後獨

豁荒亡之數或應在起解或應在存留俱應預行頒
布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上請施行
戶部覆看得災傷荒地一經勘明奏
旨蠲免臣部行文於起運及存留剩餘銀內均減存留無
餘即於起運欵內減除原極明白如有司藉口無項
可免使小民不霑實惠者御史即當指實叅奏以憑
重究至於人丁見在編審即未編審以前亦無以見
丁代逃亡賠補之理猗氏歷來加徵事情應
勑該撫按查明奏報者也

請復衮冕疏　國朝郭四維

奏爲請復兖冕以消目前之反側以正萬世之體統事臣五載外吏蒙　恩行取授以禮曹輒思有懷欲吐未敢出位以言幸我
皇上廣開言路不棄葑菲臣禮曹也在禮言禮不敢緘默自古聖主代興衡紞紘綖繪衣繡裳非徒飾耳目美觀瞻已也所以照臨中外昭示臣民使天下凜然畏肅然起敬焉我
皇上撫有天物統一海內兖冕之儀幾欲復而中止推其故葢以

祖宗之制爲當遵騎射之習又至便也不思騎射可以得天下騎射可以守之乎況我
太祖
太宗所治者東土之民我
皇上所臨者天下之土所治者天下之民所建者萬世之業奈何以東土一隅之治治天下萬世也乎即我
太祖
太宗冥冥之中在天有靈當亦思所變計矣且今日雲貴未就版圖川湖見多跳梁凡玆小醜敢於揺惑人心者往往藉此爲名耳

皇上何故狃章服爲南蠻之規予姦宄以可藉之名而坐
失此收拾人心消弭反側之至計耶臣常見
皇上無事不以堯舜爲法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
皇上誠能心堯舜之心服堯舜之服可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遠方梗化之徒不數年而將稽首稱臣矣臣所慮
者目前頑民之心與頑民之口臣所重者　朝廷萬
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故不識忌諱冒瀆以陳伏祈
睿鑒乾斷施行

自陳母節疏　　王含光

奏爲乞恩旌節以勵風俗以廣忠孝事臣童習禮傳孝以事君一語知家無孝子而國有忠臣者未之前聞臣以庸劣之質躬逢聖主雖駑駘未效而得君慕君之念已廹於衷追思臣母苦節不能不痛心酸鼻對聖明而伏漸一訴之也臣父王春楨由萬歷丁未進士任行人司行人歷四載遂背世矣時臣甫離襁褓臣母年方二十有六孰臣父之喪哀悼絕食決志死從復以弱子在抱未忍超然維時家無厚產衣食蕭索臣更藐孤前無兄長不知當日臣母之伶俜何狀也迨臣既成立臣母不以臣魯鈍之資甘廢先業

命臣就傅視友復慮臣盤佚失學遷教於家日夜以
臣父書及臣父未竟之緒勗臣閱三年遂叨鄉薦臣
今由徼濫竽進士以仰酬鴻造於萬一者皆臣母之
苦節所貽臣母之訓迪所致也其艱辛孤苦迄今二
十五年臣每追憶及此泫然泣下竊念臣倖登仕籍
不能籲天控陳乞浩蕩之恩以表揚母節則自分不
可以爲子寧復可以爲臣哉伏查得大明會典一款
凡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至五十歲以後不改節
者旌表門閭欽此又查得前科進士張焜芳荆廷鈺
皆以母節陳情俱蒙聖恩旌表今臣母正合此例伏

乞勅下禮部查覆施行容臣自備微貲建坊則臣母
霜節氷心自兹得顯而臣愚勵躬策鈍無復遺憾矣

請查蝗蝻疏　衞既齊

題爲畿輔秋成有望外省蝗蝻疊聞請　勅各撫臣
速行確查被蝗輕重分數以沛
皇仁以拯災黎事今歲春夏鈌雨蝗蝻遍生自江南淮徐
入山東沂州泰安等處河北三府近京諸郡河南江
南直隷撫臣次第以旱蝗
上聞戶部覆直撫題報夏災一疏內稱民間具告該撫始
行具題恐復有隱匿之處請　勅下該撫速委賢能

官員親臨地方一併詳加查勘盡體
皇上夙夜殷憂預念窮民困苦之意不忍使一夫向隅也
今各省六七月內俱獲大雨秋苗俱得播種而畿輔
內外禾稼更極茂盛此皆
皇上仁德感格終獲年豐之慶乃臣 聞蝗蝻自東而西入
晉及秦由臣 鄉平陽府屬之聞喜夏縣猗氏萬泉等
處以及陝西之韓城三原等處今陝撫已報被蝗十
餘州縣矣餘省或因秋災九月之限未屆尚未題報
或且有謂蝗不爲災者夫蝗蝻之害其飛止不一所
食多寡稍異然窮民種穀十數畝竟有被食殆盡者

嗷嗷絶哺俯仰何資由剖覆直隷而推之則凡有蝗
之處民之獲告者堪憫而未盡獲告者更堪憫也臣
在山東時因二十九年春米貴民饑蒙撫臣借發倉
中積穀然而所及有限逋賦終於見迫恐實在災黎
未獲甦息安集也我
皇上數年來蠲免各省錢糧至千百餘萬雖無水旱之儆
尚沛蠲復之恩況今蝗蝻疊告而寧靳興發耶臣請
特發詔諭自直隷而外若江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凡有被蝗州縣無論民間已告未告俱一體委官速
查勘明輕重分數據實題請蠲恤庶恩膏普被災

黎盡沾實惠感頌　皇仁於不朽矣

代縣條陳　　何東序

一河東行鹽地方名爲三省以東𨚫較之惟河南最通河南一省以州縣計之惟開歸最大先年河南撫按議割两府及中外建議條陳疏無慮數十上大要溺于中州豪要之口或嘗吏于其土者一唱百和以爲河東鹽苦難食不樂從以苟一時之利自隆慶間相持二十餘年不決止謂鹽院專敕行事未易雷同誠以食鹽有數分土有定豈容撑東隤西壅水病隣近彼省撫院秉見中有大援不由本院會議竟自條陳

該部亦不待本院詳確輙自覆決國家二百餘年之
制一旦決裂莫可詰問矣以致輦行頓狹價徵日賤
虧商病國未有大于是者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
惟審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調停開歸苦于味者民
之私情河東蠹于商者國之大計此其利害多寡中
智以上皆能辨之奈何籌國者不是之察耶況兩府
四十州縣不由本院管轄而襄賴彈丸小邑假道餘
幾爲兩縣者不亦難乎以名正言順之撥屬而猥從
假道之說其何以辭于三省職謂利商莫先于疏道
疏道莫急于復吾之故土舍是而求鹽法之興革抑

未矣
一運司衙門設有儒學準天下府學廩增各四十名惟
河東有之此朝廷之曠典各省不得而比隆者盖謂
蒲解二州安邑十縣鹽丁採辦終歲勤苦優養俊秀
子弟廣其出身之路以開䵷俚無文之地也先年運
司每歲童生十二州縣一體均霑比送提學道考取
入學止是彌封姓名標顯某州某縣字號酌量人材
多寡收取充附補增食廩以次出身有差後運司自
謂駐劄其地與解安士民意相安便每歲惟録兩處
儒童自餘各處間有之甚或斷以各處名爲冒籍拒

而不收而各處儒童皆以安籍自諱希倖萬一以故
該學數百生員盡爲解安所有無論科甲即歲貢一
途解安數倍于各處矣其于國家優養鹽丁造就人
材初意不亦大相背馳耶職謂自今伊始凡遇歲考
預行十二州縣鹽籍之家子弟俱赴本司考試照依
鹽丁多寡分别上中下三等定取名數彙送提學道
卷面明標某州縣字號一體收取將見十數年後廪
增出身各處一一均霑勿俾駐劄之處獨專盛典視
爲己物假而不歸矣係關學校大事非題奏請旨開
載提學見行條例廣厲學宮終恐格而不行

一鹽池禁墻各州縣原有分定工程尺寸不相假借爲
照猗氏縣原分東禁墻馬道水工二百餘丈西禁墻
馬道土工一千五百餘丈一遇雨水滂漲冲塌無餘
應費椿笆不下百十餘金皆係鹽丁出辦苦累難勝
此外復替觧州協修卓刀堰一時權宜後漸沿習歲
以爲常先年本縣鹽丁具告前院房 行道勘議本
堰原有本州定堰户專工修理與猗氏並不相干運
司卷案及碑記可徵歲久事更法守無定彼州遇有
損壞仍蹈故轍申索本縣越俎而代之已田既不可
舍耘人力又不加年復一年不使猗丁盡于池中不

止矣職請乞查前院往牒銳意行之不致二三其令庶使地方永無後詞

一本院見行鹽法要規量途定價以次遞加分爲七等商不困于守支民爭趨于平賤一舉兩利可以經久無弊惟中有五百里以內每斤定以五釐如蒲解二州所屬地方近在五六十里或百里上下者亦以五釐準之物理民情尚有不均之議前運發賣未畢後運接踵旋至月積時累漸覺壅滯合無就中通融在五十里之内者貴賤一聽時宜小脚兼搭發賣則良法美意永無齟齬之患矣

巡城十漸條陳　　喬應甲

題爲輦轂之下騷擾不堪直言巡城要務以恤窮民以裨聖治事竊惟朝廷張官置吏無非爲國爲民臣子蒞官行法不過興利除害但地方利在安靜騷動即爲害小民利在省事多事即爲害𥮅利之所在民自争趨何待于上而害之所在非假皇上威靈有以除之則一時權宜他年弊竇而潰敗决裂將不知所終矣臣請備陳巡城擾民之事願效一得之愚冀皇上少垂聽焉臣于前月二十九日接到都察院劄付委臣巡視北城今匝月矣細閱劄中所載節年事例

不一大率居重要地欲其肅清而禁止諠譁乃其職掌詎意因循及今弊端百出在司坊各官誤認阿承爲蹊徑而專事逢迎在兵番各役藐視法紀若弁髦而慣行詐騙甚者指稱人命目爲奇貨羅織鍛鍊不勝攪擾是祖宗立法定制本欲懲之勿喧而後人積弊成玩亦且藉之使喧况乎以有數之房號塡無厭之官囊又臣所痛心而切齒者臣初入衙門見刻書數

種有風憲事宜有風紀叢實又有申明憲綱錄會題憲務疏一切月行禮節與夫臺儀輯畧件件皆有條

理事事可爲法程臣讀而卒業悄知遵守獨王畿首

善要區五方軍民雜處文具雖存議擬未定而法弛
治弊非一朝夕故矣臣觸目酸鼻誼難緘默在官言
官思非出位謹以應行事宜聊倣十漸之規仰塵乙
夜之覽倘聖明不遺芻蕘管見有裨採擇伏望勅下
都察院酌議題覆著爲憲令其餘四城未盡條欵仍
行各城御史酌議停妥一併上請地方幸甚民生幸
甚臣愚不勝惓惓待命之至緣係輦轂之下騷擾不
堪直言巡城要務以恤窮民以裨聖治事理未敢擅
便開列謹題請旨

計開

一曰人命漸輕照得燕趙俗悍人每輕生兼之名利所在城社多奸是以匹夫匹婦少有争競輙至兇毆而非投繯則投河者踵相接也總約近議此項不給埋葬非是輕視人命正所以重人命耳臣受事不滿一月見本城男婦以小忿縊死者六人親審屍親口詞别無威逼情狀徑給蓆一片自行領埋人頗稱快更有饑寒窮民倒死街頭與地主隣佑何干乃兵番等役多方恐嚇甚至損屍圖賴傾人家産大爲地方苦累合無通行五城除真正人命叅送法司外一切自縊服毒投水並餓死等項惟令屍主或總甲具呈即

准葬埋間有死者踪跡不明許批廉幹兵馬單騎覩驗勿得搭棚雜費以滋煩擾尤不許溷批兵牌致失初情且開賄賂之門伏乞聖裁

二曰夫馬漸煩照得夫馬之役自有會同舘額設五城何地御史何官乃討夫討馬相沿爲例在于人者如執左劵而索宿負在于於人者如應驛使而供差遣曾不思言官職司糾察騷驛尚當叅奏奈何假正經公費徇他人私情況雇夫一站價銀一錢雇夫十名支銀一兩且半爲夫頭尅落窮民所得幾何利歸群姦孽作自已勢不得不藉明旨嚴禁革也其他設席

有票取物有票種種擾民難以枚舉合無今後不拘臣衙門及各衙門俱用關防文簿照票登記每于推城交代之日即將原簿繳都察院堂上仍依樣另謄若干本咨各衙門設席取物者當官知會此于通同之中微寓撙節之意庶根本之地不至重困而瘡痍之民賴以少蘇伏乞聖裁

三曰監倉漸涸照得本城設有監倉中間監書牢頭倉書倉夫皆魚肉犯人者臣受事以來未曾收禁一人但各衙門舊規皆各城分坊答應每將輕犯徑送監倉有經年不結者語曰活軍而死徒言監倉之苦也

況所犯未必徒罪往往身斃囹圄心則亻
監倉當各置一簿用印鈐蓋凡各衙門發送犴
登簿籍倘有死亡即報臣衙門移咨原發各衙門堂
上知會庶徙犴可免濫收而窮民不至于冤死矣伏
乞聖裁
四曰打卯漸費照得總甲兵牌各有工食房牙賊盜閑
保地方責令打卯猶謂有因其餘署戶僧道保識錢
戶當鋪故衣銀匠花炮鄉長小脚倉夫番子炭户煤
户媒婦牛行馬行騾行羊行菜行鞋行帽行枋子土
夫輿夫端公水户等項共算登簿八百餘人原無工

食打卯何為臣見各行每人至期執結一紙值錢一文覔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亦有本人不來而雇替者包攬者還得十數人不等總論兩人費錢計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两况打卯不止本城各處不止八百而四城並戶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司房及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太興縣等衙門約共七千有零每月四十餘次猶有幾處賣結狀者即本衙門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刁勒需索更當何如倘或一失誤百般凌虐夾撻挾騙更僕難

愁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攀報一番增擾一番費錢又爲不貲矣除臣于各行無干如屠户端公等八百餘人即行文本管兵馬吏目徑自豁免外仍乞勅諭都察院曉示別城並知會各衙門從長酌處務嚴打卯之禁勿爲多事之擾則善矣伏乞聖裁

一五曰優免漸濫夫房號優免多寡不同自勳戚以及各衛閑住等官奉有明旨何容復贅近來街面如故房額短少以致原編銀兩正支不敷一切取辦坊官地方因而受累先年題准積餘解部濟邊之説豈虚語耶此酌定房號存革難以狥私濫免不可不一申飭

伏乞聖裁

六曰徵收漸重夫房號每房一間收銀四分此係定例何得擅增今乃額外多收至加四加五官吏通同成何法紀合無倣各州縣條鞭收錢之制按季呈詳本城御史照依時價每兩換錢多少仍候五城會同批允方許追徵此無它故收銀則等可暗重收錢則數難明加且以此轉給各役工食亦疏通錢法之一便也伏乞聖裁

七曰更名漸擾照得都會之地人煙輻輳房屋買賣固所時有但彼賣此買須更此名乃書辦預得常例日

遂用印掛號中間實買實賣者固多亦有假托勢豪而影射者更有覬望巡城而覬覦者種種奸弊不可勝窮合無比照大造過割之例每月定于二十九日房牙帶同買房本主執拏原買文約面審驗過方准僉更庶事有定規月有定期而打點之風可以息矣

伏乞聖裁

八曰犒賞漸加照得本城額設吏書四名每名月支工食九錢每年應給銀四十三兩二錢今止三人應役而得四人工食不爲不多乃推城一番犒賞一番管城一番犒賞一番管城者舊規三人四兩推城者舊

規每人八兩年終推官幾次其數屈指可數至于本城帶管存恤鹽法不在此數一切投文需求常例亦不在此數臣每拈筆僉判不覺痛恨以爲小民之膏脂塡積蠹之谿壑誰爲作俑至于此極且臣北城額外房銀止二十餘兩近值清明上陵中火夫馬一切不常之費非六十餘兩不彀他日犒賞出自何項臣既不能額內那借亦必不肯分外搜求無已則各役之濫賞獨不可少㦲乎合無通行五城酌議裁處即臣任怨任謗所甘心焉伏乞聖裁

一九曰賢否漸淆照得各坊兵馬年終舉劾徃例昭然每

遇推城之日出一考語行一獎勵仍將考語咨送吏
部蓋爲各官黜陟計耳至于一次獎勵一次給銀而
各城舊規有領銀者又有舊規不領銀者事未歸一
終屬未妥況城務每季一換遍給似爲冒濫即在外
有司從來未有三月一獎勵者不可不議裁也再照
各官以入貲起家見膺京秩當此覃恩慶典共承綸
綍新榮宜何如竭力報效朝廷乃中閒自愛者固多
而不自愛者不少姑無論其潛通賄賂妄逞威權且
如無藉棍徒投充弓手每一兵馬名下有二三十人
甚至有四五十人者竟不思若輩派無工食白手應

役而狼吞虎噬何所不至即此一節斷不得爲奸官
一概優奬胡以示勸合候明旨令各城御史分别等
第嚴加考覈果有真心實政造福地方而秋毫不擾
民者爲上等其不然而捺守有議縱役爲非亦須據
實明註聽銓部處分如是則賢者知所奮勉不肖者
知所懲創何愁都内之民不安枕也仍望嚴諭各官
奉公守法交相砥礪一切服舍輿馬之類各宜循常
蹈矩不得越禮犯分又今日救時之急務也伏乞聖
裁

十曰訟獄 判興照得房號既多優免額外費用不繼故

事城上雖有招詳原無抵贓惟賭博贓物變價貯庫充各項使用此舊規也實弊規也夫開場賭博之家啜賺幼年子弟陽向陰擠扛幇誆騙盡法處治何足深恤但律文財物估價入官不分首從各杖八十惟枷號為首者兩月為從者一月富家子追贓容易誰肯帶枷而囑託央求勢所必至復有一種無賴光棍知此律意故將自己敗子奴隸串同夥黨假揑賭博出首多人及批示司坊索錢買免所得不貲更有無籍番役駕言拏賭唬嚇愚民此皆地方之大蠹亦濫訟之流生禍也今後除一面禁約賭博外仍一面嚴

嚴指稱賭博凶徒不得概為准理波及良善乃清源
正本第一義也伏乞聖裁

條陳用人　　國朝衛旣齊

題為教化非空文可效人材乃治要所關謹陳用人
六策仰祈　乾斷奮行大變積習以圖德化之成事
臣竊嘆今之天下有太平之象而無太平之實
皇上有更化之心而未得更化之道憂心疾首每思獻書
闕下而疎遠之身誠信未孚驟言國是恐以越職妄
言取罪且臣銜門熊賜履曾拜疏矣張貞生亦拜疏
矣臣又恐

皇上之疑臣轉相倣傚徒以沽名也用是遲迴顧慮欲言
而不敢言今當十年初春天下官員入覲正
皇上德化聿新之始乃臣閱邸報臺臣張冲翼為
聖諭昭垂等事一疏奉
旨前諭崇重教化原令禮部議將朕尚德緩刑之意通行
曉諭內外又據劉兆麒所奏俱議嚴禁凡禁例皆係
已定今欲導行教化乃反嚴其法禁與朕初意不合
且致多事無益生民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臣既頌
皇上仁明之德當今禁例繁密之日慨然尚德緩刑不欲

多事累民真三代以上之聖君而竊惜空言曉諭似非所以行教化之實也因思責難陳善人臣恭敬之大節凡為臣子共凜此義況臣忝列史官而史獻書之禮古則有之同官拜疏雖似相效沽名然人臣敬君但期心之各盡何妨迹之相同且下盡忠直之節上益彰仁聖之度苟同效偷安緘口不言巧托不妄取名譽之說實存不與言仁義之心乃為不敬之大豈臣義所敢出臣是以終進愚言惟

皇上採擇之今天下版圖無外海內宴安朝鮮安南暹羅荷蘭亦皆梯山航海貢獻方物　國家一統全盛真

如金甌無缺豈不誠號太平哉然而民窮財盡水旱洊臻穀貴亦病穀賤亦病告訐成習刼掠時聞風俗日敝人心不古誠有如前

上諭所云者臣故曰天下有太平之象而無太平之實也

皇上崇重教化憫無知之陷罪列條訓以下詢仁心仁言感動臣民讀之真欲泣下然而言之非難行之為難今禁例之已定者告示遍張碑牌屢刻而百官有司陽奉陰違猶未必實行無弊況區區以空言相曉遂欲化行俗美也其將能乎且前

諭原令部臣於所以訓廸勸導並所以責成文武督率舉

行者詳察典制定議具奏今乃止言通行曉諭竊恐
天下之人疑上先不以實求下誰肯以實應也此臣
所以妄議
皇上未得更化之道也雖然今日而言更化其道誠難空
曉諭固無實政嚴法禁又非初意然則教化終不可
行乎臣嘗反覆思維而知欲行教化自有大體不在
任法惟在任人得其人則良法美意自能畢舉不得
其人則守舊法不能無弊行新法益以擾民督臣條
奏僅事法令之末固為未識治體即前
聖諭十六條王言渙汗上同謨訓臣猶謂必俟得人之後

方能宣化承流移風易俗非目前所能猝效也當今急務在於澄敘官方寬畧文法以掃除天下之積習以淬厲天下之人材而已伏覩

皇上親政以來首除擅權納賄之輔臣至斷也特簡滿州督撫著有成績至明也優陞莫落為尚書特黜慕天顏為布政固已不拘成格昭激勸之大用矣而積習猶有未除者何也方今之患莫大乎人心無耻竊祿茍容雖經糾彈而不去久已降革而復辦朝廷視官徒為榮人利人之具臣子服官全昧為德為民之心其稍賢者以簿書為職業以資俸聽陞遷無咎無譽

不求躁進即今之有廉恥者而亦世之所謂無才者也其不肖者因例生獘倚法為奸遇當陞當差便計缺之美惡至於地方利獘民生休戚誰其念之甚且囑託抽豐既不自愛復不愛人而年俸既滿亦得陞遷反自矜為得計竟相效以成風積習如此革之難以驟革誅之不可勝誅將如之何臣謂人孰無心蚩蚩愚民可以德化況居官服職者乎果誠以動之孰忍負恩明以察之孰敢黨私今之用人失於始也猜防過深使人不得盡行其志終也覺察無術反令人得以肆行其姦耳然以

皇上大有為之畧當此太平全盛之時實有尚德緩刑之
意以感動臣民何人材之難得何積習之難變臣以
為其要有六焉一曰勤召對以察其品一曰專信任
以盡其才一曰併官厚俸以養廉一曰信賞必罰以
示斷一曰重簡學官以督率一曰愼選學臣以課試
臣請細陳之知人則哲古帝所難資俸之序固難空
憑即左右之言亦難盡聽必在
皇上自察之外臣難以徧察而內臣宜詳察之內臣之小
者亦難以徧察而大者宜精察之詢事考言古有成
法今各部院大臣雖日啟奏不過章奏批答而已其

餘補官引見不過問姓名籍貫而已見　朝辭　朝
不過殿前行禮而已上未嘗問一事下未嘗進一言
而欲知其人之孰賢孰奸宜去宜留必不得之數也
願
皇上聽政之暇時召廷臣講求治道外官辭　朝入　覲
者亦皆親加咨訪觀夫敷奏詳明與應對踈畧而其人
人之才術見矣觀夫嚴氣正性與令色巧言而其人
之心術辨矣徐而訪其素行考其官評質以在廷之
公論斷以一人之睿識孰敢飾情以相遁哉今之議
用人不宜破格者徒慮開奔競之門耳夫鑒別出於

聖裁則私實自塞而舉錯莫敢不服鼓舞人材之道無過於此故曰召對宜勤也人之未得也當詳察之既得也又當專任之人君是以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今之六部族陞已非專官分任之義即大學士亦從吏部補授竟廢枚卜之典似非所以隆重相體也夫用人而不信任之與不用同大臣以道事君幼學者即以壯行也豈徒為祿位來哉今大臣亦不過奉行文書未效啟沃輔導之功是雖用之而未為信任也外如督撫身任封疆重寄大利大害未見興除亦不過稽察文移檢閱案卷惟恐字錯限踰以求免

於譴罰而已間有條陳而部臣拘泥成例以無容議
覆之
旨亦以依議聽之則雖有賢督撫亦無以盡其才也而況
有司小吏錢糧盜案動輒詿誤又何由盡撫字教化
之道乎此皆信任不專之過也伏願
皇上推心置腹加意委任內而大臣誠得其人即當舉國
以聽使得大行其道外而督撫下及有司亦各假以
便宜如漢宣之於龔遂無令在廷繩以文法任之如
此而猶有負恩行私者必非人類也且召對之法既
行則人材已辨自無用非其人之患矣故曰信任宜

專也今之用人又苦於滿漢漢軍分缺並用而官多俸薄無以養廉臣竊疑分缺之說似公而不公蓋朝廷爲官擇人非爲人授官所謂公者舉直錯枉符天下之公論也非曰分缺並用滿漢無偏之謂公也假令不得其人補授雖均亦無裨益況分缺有必不可行之勢乎如各部院正堂與各關差止分滿漢二缺竟無漢軍之缺外道有司止分漢軍漢人二項竟無滿洲出補若以分缺無偏爲公豈漢軍無可用爲正堂及出關差者滿洲無可補爲外道有司者乎一途偏廢即屬不公三途並補斷不可行而今之分缺並

用不肯議併者不過圖多一缺以便陞遷耳則其似公而實不公也明矣臣願

皇上奮斷歸一得滿洲之賢者即以滿洲專補得漢人之賢者即以漢人專補得漢軍之賢者即以漢軍專補但望 睿炤無遺一體鼓舞何必一官而用兩人既使相防又使相合竊恐其不足以同寅協恭而徒滋牽制推委之患也且重祿所以勸士欲禁貪風而祿養不給使人圖身家生計之不暇而肯實心為國為民者情理所必無也今驟而語加俸則必以國用不足為難誠破分缺之說而裁兩歸一兼省各司郎中

員外主事其滿漢軍同缺者每員止留一人則省大半之俸以給現留之官　國儲無虧而養廉有資事權歸一而吏治清靜計無便於此者矣辦之既明任之既專養之既厚凡為人臣知禮義惜廉恥者處無不潔己奉公以上答知遇之恩矣其有殊才異能治行卓然者固當不次擢用以風動天下若其怙終不悛嗜利亡恥則處之不可不斷懲之不可不嚴也今之貪墨被糾者列款雖多提審之後半歸烏有即一二贜款得實又必推卸衙役以便脫身遲至數年而援赦寬宥且有復得原官者矣不則叩　閽辦復反

覺督撫之糾參部議之處分盡皆冤枉而朝廷之是
非無准賞罰無章官評淆亂莫此為甚願
皇上分別懲治其因公詿誤者當　勅部查明一槩豁免
以彰寛畧文法之意其餘貪欵審虛者更當嚴究問
官無寃妄控者更當嚴懲俾竇夫恩自上出則人知
戴威自上斷則人知畏今議免議罪之權盡歸部臣
似亦未為得也
皇上何不親斷以行之行之斷而恩威不測賢者立遷不
肖者立黜併銓法亦得以疏通而更無缺少人多之
患矣凡此四者皆為已仕之人才計也而至於未仕

之人才又當有以養之養之之道莫若重簡學官古
者師儒之官天子賓而不臣故祭酒司業有坐講之
禮郎外而州郡學官亦必重其選簡其人使之造就
人才以為他日之用如宋安定胡瑗分經義治事齋
以課士而其弟子後皆為名公卿今世徒以文章課
士既非作人之大道而董率者復不得其人內而祭
酒司業學正助教等官不聞教育之實外而州縣學
官又多年老貢士窮途小就即有舉人進士皆言改
補降選官輕而人亦不自重安望其課士有效乎前
聖諭念及隆學校以端士習誠養士本計也臣願凡州郡

學官無以衰耄不自愛之人充其選或徵辟名儒或即令進士補授尊其品望厚其祿秩縣學官即同縣令陞轉府學官即同知府陞轉內而學正助教即同部曹遷除其訓迪盡職德業著聞者不時獎擢以風勵之士習其有不變人才其有不盛者乎至於貢士舊有揀選之法或可舉行另授別職則學官知重而明經之士亦不患不得祿矣又莫若慎選學臣學臣之差所以考校士子文行之優劣與學官課士之勤惰也其任尤為至重不可不慎擇而用之今直隸學院用翰林各省學道用部郎亦止循資而補按俸而

授間有舉文行兼優者亦未必盡協人望徒長奔競之風而其出行考試又苦解卷磨勘搜求字句動致參罰不得不歲時餽遺幸求無罪因而循情納賄考試不公者多矣風俗人心日壞一日士子始進便已行私欲其異日公忠其可得乎臣願

皇上勤加訪察於學臣之最貪汚者嚴行處分更親簡廉明公正之臣使之一釐積弊大振士風斯請謁不行單寒之士胥知自奮而天下之真材出矣至於部議磨勘不過一二字句之間搜剔瑕疵而納賄行私之情弊反置之不論是以貪汚者仍無所顧忌而廉明

公正者反苦於吹毛索瘢多所牽制臣請一切罷去
寬畧文法責以課士之成效其溺職者痛懲之亦奚
籍此磨勘之虛文哉學臣既得其人斯學官各舉其
職而庠序無不教之士矣行是六者未用之人材有
以作新之既用之人材有以磨厲之德意感孚法網
疎濶積習可變人才可成由是以治人行治法而布
德宣猷化民成俗當有不令而行不言而喻者此更
化之要術而致太平之實事也冒昧上陳字多逾額

仰祈

睿鑒施行

議

常平倉議　　明何東序

議照平糴備荒一件在漢五鳳間歲數豐穰石穀五錢耿壽昌請糴三輔宏農諸郡穀以供京師又令邊郡築倉增價而糴以利農曰常平倉此蓋爲京師邊郡而設未嘗通行天下也當時廷臣已有議其不便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牟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其後或作或止法不常行唐貞元初吐蕃刼盟蹂躪關中者二十年人戶無幾歲值穀賤陸贄請和糴一年當轉運之二年蓋爲漕運而設四方諸道未嘗盡用贄議也當時外臣有謂和糴

之事有害無利稍有稽違鞭撻甚於賦稅至言和糴不如
折糴準以青苗稅錢量折使納其後或舉或廢法不常行
今海內多故公私俱竭法如密網事甚奕棊至救災拯溺
先事預防欲於豐收去處借支官銀隨市低昂量增糴買
以備凶荒科臣建議極詳且善有司受有求牧之責亟宜
奉行卑縣反覆籌慮即以本境言之事在今日其大者有
五難一糴本之難二穀貴之難三典守之難四查盤之難
五弊孔之難本縣錢糧自起解存留二項之外別無堪動
銀兩欲糴無本何從得穀一難也前代和糴值其極賤之
候本縣土瘠民貧見不足用曾無再歲之積一遇官買市

修以救荒何時民先受困二難也歲僉預備倉斗級經
出納浥折賠補大率傾家什九復立社倉必增前役一
之謂甚再其何堪三難也上司專官查盤本爲考覈虛實
文具相襲卒成錮蔽上下名寔之殊有未易以控陳者四
難也庫藏倉廩代有成法縣官新故交代猶不能無事後
之議此法新創詎無弊生百孔千瘡孰能豫知而盡捄之
即如近歲糧多納穀行者未必利利者未必行文綱所格
空談紙上民間訖不知其德意謂何五難也查得本縣先
於嘉靖二十年後遵奉明文於張岳下任杜村鎮建立社
倉三所糴穀備賑行之數年本息俱罄而社倉之名地僅

存嗣是院道間有按成事而督修廢者亦竟罷弛不常竊謂年歲之有凶豐百姓之有貧富何代無之富者憂深思遠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于人故其家常羸貧者呰窳偷生一醉日富急則取債于人凍餒填壑而不悔一遇凶年假貸不出縣官倒廩不逮者無論或假息錢春秋貸濟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小有不登官督之急則負而逃之致令富者獨償久則展轉皆貧矣出陳之法既不能以無弊於是廟堂始議社倉之舉卑縣博採民情斟酌時事合候申請通詳之日本縣多方設處先將原立社倉修葺倉房聽候本府借發何項無碍官銀若干趂今秋

收依時糴穀納倉僉報附近殷實人丁二名看守每年二月量減時值糶與貧民養贍力農至秋成之日仍復糴買約以三年一次儘其營滋之數還官轉府通計九年爲限三次償足原本以後歲糴歲滋不復仰貸于公倘遇凶年申請上司先儘預備倉給賑不足再借社倉穀石待後豐稔抵斗還倉務使歲愈久而穀愈多勿致貸一出而不返官吏總其成上司不預其事庶法立而弊不生下便而上不擾或可仰裨德意于萬一矣葢宋儒所謂賑饑莫要于近人置倉必須于當社又謂天下常平義倉但以穀奏申有司更不收管此古今不易之格言上下一心文綱盡脱

此海宇蒼生延頸拭目日夜仰流于上者也管見畢畢無
奇伏乞鈞裁

記

創建儒學記　　　　元毀成己

孔子適衛見衛人物之繁盛曰庶矣哉冉有問何加焉曰富之復問又何加焉曰教之此夫子一時問對之言實萬代爲邦之良法也觀夏商周三代之仁政所以淑諸人者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求其意初不外夫子之一言三代之學考於經可見教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培植養育積久而後教化成風俗美太平之基立培之深故其成之也大養之漸故其傳之也遠計其效往往見於數百年之後有天下者莫長焉此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夫子之道也

有國者賴之猶人之於穀帛不可無也故世尊以爲先聖祔之於學而以王者禮享之以門人配之百世不易非僭也宜也一治一亂學有弊而夫子之道無弊自天地大變天下之學所存者不十一國朝草命事倥偬不暇給已嘗致意於學矣有以儒自名者命復其家恩之渥古無有也中統改元天子深惟致治之本在於富而教之分田畯之職以賞罰勸農桑設置學官以教養學者與夫子之言聖王三代育材之仁政其揆一也郡縣承風學次第以立猗氏居秦晉之衝冠盖結轍於道有司疲於奔命學校事未暇計也至元癸酉李侯仁來主縣簿會釋奠先聖執事者

[illegible]爲位侯既發以出周覽廟學遺址噫嘆良久曰國家
開設學校廢如是可乎他邦皆有學而吾邑獨不能祗順
德意恥也相基之舊以步武計其縱九十五衡二十五規
模下窄不足以營度邑人荆鑑施東偏地以廣基長濶分
數與舊基址均共計地得畝三十卜日之吉揭竿樹表搆
正室二延廣輪十一華而不浮儉而不陋輪焉奐焉神足
以安宇廟曲回計二十架門弟子配享内外上下之序一
循舊制春秋二仲三獻入奠各有其位麗牲登歌各有其
所兩廡繪像餘地爲學者藏修之室應門居中臯門居外
大小異制壯偉閎耀過者起敬始落於至元丁丑七月成

於戊寅九月學之始基也越明年二侯靳麟哈剌帖木兒相繼而至議以克協惟庄輔翼不以餘事妨其役使李侯得盡心焉工告訖功李侯曰非二長之賢吾無以展其勤學之成二長之功也二長官曰學卒所圖簿之勤至矣吾二人何與三侯相濟此廟學所以成也伻來主王生思求丐文以記之生邑人也常學於予得介以未謁乃語之曰學以養材求為國家異日之用非徒徼富貴利達而已大學之道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國家天下其原在于致知格物格物之理以致吾之知達則行道于天下而收兼善之功否則修身以自見猶能誦所聞以歌詠太平之盛美矣

此國家立學本指亦三侯所蘄於一邑爲士子者如此爲士者勉之無愧三侯之用心可也前侯黒台奴有始基之勞今遷河東縣教諭曹籲典史劉瑞董正先後勞亦與焉堂有基完而葺之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乃作詩曰惟此廟學三侯所共李始基之二長繼踵維庄調護初終克葺士木金石取共其用乃新斯宮神罔時恫春秋釋奠典禮攸重翼翼元聖衣冠手拱學者見之惕焉增悚歲末再周功成何敏培植教基其永無隕

重修儒學記　何東序

今天下學校之設提以守令俾首事毋怠不亦重歟然吏

職百責滋至或紏紛簿領之煩或倥偬兵災之際上以文繩下亦以文應耳安事學校幸有事者整步章句之儒取充常調而已功未集而官已代去去則反跡相稽國無廉士仕無完行後先相遁爲獘彌深至於執俎豆而守壞宮皆是也嗚呼彼惡覩爲政之源哉猗學故無論嘉靖乙卯釁於地震垣内頽然將不勝韓侯應春姚侯謙夫何侯允升管侯皦如皆不患吏之不隙而著其績顧非專承之有俟也萬歷辛巳賈侯至首廟謁喟然語於士曰何靳于兹而使數仞之墻之儉哉其務崇焉晝而修業夜而過計曰苟惠徼于孔庭願一與衆共之其明年令行而民信乃具

從卒陳春揭東亢培埤新祠文昌移穿宮門通以閣道橫直明禋洞達𢾅觀于素時且大比士出其中者鄉有偶舉會有特舉其他矯翼厲翮不可勝秉久之由是修業由是過計曰苟屬厭于孔庭願再與衆共之又明年教飭而士愉爲倡首激發縉紳以下至于常士懦民鄉義者靡所不振遂悉宮之所有若東西廡戟門若名宦鄉賢祠若明倫堂東西齋至更衣視牲所視家之優劣受功各有程棟折榱崩易之甓毀丹渝新之夾門兩坊弛其故贏以鉅材中可容車而旁各有翼最後侯以其俸進而喻于衆曰吾乃大夫子之堂以毋究爾力以重有司之罪侯始事必誠曰

諸所奏功材督工長納之吾且紀之則金吾不預爾金遠訾議也以故訖其功不聞訾議若其家堂構之相成矣歷觀賢者之于政也有勵志尤貴兼才有兼才尤幸暇日益皆有所合非苟而已也乃兼才志幸而際時則賈侯靡得而前聞已何論一邑即以稱于河東奚讓焉昔有自吳歸越吳相國使擇官舟渡而使人送之滸於是舟狼戾於滸渡者自擇不能問使人送之者曰此易耳但視其敝遂折櫓而破颿即官舟也君子曰今之治政其以政爲官舟與宜其敝矣誠有舟于此少濟不能泰甚不治久之而其虧彌大必無舟矣侯以一日承之境内之事盡如是舟瓠惡

無用誅惡靡終怨惡其不任戴星出入不遑內顧故能協
四民興百廢一勞永逸而家其舟也自是文教聿新士人
譪學無亦斌斌然與大都比隆哉然余聞之世覘學校之
政視得士與不得士以爲效得則貴耳不得者不貴故木
不求盈筭要之中繩舟不求蔽江要之任載槩木容于萬
乘野航坐適百越彼有貴乎不敝者在也諸士子涵育于
斯盍以俟所爲舟而自舟乎志意定乎內禮義修乎外忠
信篤敬裕乎行通江决伊溝廻陸注東海無往而不濟矣
焉攸斆先是教諭呂君夢見宮墻大闢俎豆爲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不有符于未然者與凡宮之役始于八

月丙戌而成于十月壬辰義官何東觀衛邦賢董其事呂君則日督于上云侯名一鶚霸州人庚戌進士呂名師顏高陵人壬子經魁狀元涇野公之孫

學田記

李洛 祥符舉人

猗氏縣西北五里許有林一簇曰翟村者村之東舊有淫祠一所號聖母廟焉廟廢址遺殘碑卧草萊中其祀廟記之由甚詳茲不復贅但碑陰載廟地百四十畝與今存地迴乎不同世遠人湮時更變值淪沒之跡杳無可攷所可稽者止顙垣之内人弗耕種者厥田一十畝耳先時廟存饋祀甚盛人心蠱于異說而四境之民騷然競趨莫知所

祭矣迄我皇上中興聿崇文教化理宏禪歲當壬辰于凡
天下淫祠勅下有司毀拆之于時邑令賈侯汝淮捧檄嘉
歎即蕩滌祠宇募民間富者貨易瓦木以備贖賑而廟地
之遺荒蕪芊芊于今凡十二霜有奇矣癸卯秋南鄭邢侯
綸以孟津茂績轉劇是土筮仕之初輙廉境中廢事而疃
居之民即以此地首之侯廼撫狀爲閒曰有田十畝賦稅
靡供地莫良于此者以之閑曠無所用奚可哉遂移檄行
學任招樹藝收租以爲該學紙筆之助其意良矣然歷歲
既久人罔聞知民之豪强者或併之余爲是慮故捐俸勒
石于本學明倫堂之右以見獲田之始末而貽厥徵于永

乂噫後之官是學種是地者其尚知所興思云爾也

新建魁文閣改闢學道泮池記　何東序

猗周郇伯國也罷封爲郡縣或桑泉或猗氏是不一代而猗訖以爲名猗蓋魯士頓挾術止邑頗擅盬鹽之利萬鮮安皆猗分也明興劃鹽于解而猗長短相覆僅五十里民無閑藏貲窳偷生弗給吏自要艾以下皇皇治田部恐後而仕優之學委于他日其誠召諸士而先之以勸學廟見而告吾之不弁髦吾業也其誰能及之萬歷壬辰李侯釋褐令猗吉日常從諸生質政俗張弛所宜平繇已責與吾民休息由是民途士室載謠萬口暇自鼓篋發題起義晨

歹吟諷政惰嬾者士旣幅巾奮褎以談而侯益兼功自勵
以光祿四行率人儒化大行監司行縣課吏治首曰文翁
巴漢庚桑碨礧方之今猗亦何尚焉先是學道背文廟東
衢于五勝爲忌嘉靖甲寅韓侯應春移廟之左南衢萬歷
初爲術者媮移廟之右而祀文昌於其址廟前水潦東縛
民舍經其宮而不止鹽臺陶公謨甯公遷皆嘗欲廓明堂
難於徙民易業而去士至易世更十數令一稟御史指爲
言令率人人唶謂曰令孰與御史名夫士而莫敢望於兩
御史也而望一令乎謝不敏正路紛若奕棋明堂作於道
舍侯毅然曰需事之賊也前之需需時而後則何需皆聽

之於是民舍隙矣侯乃謀及大夫謀及士得金若干易其隙地五尋廣竟宮鑿泮池內嚮門次循左師生率由如故已捐已俸起郎臺宮墻之東其高數仞上爲周閣軒榮疑於列宿而像魁星文昌其上扁曰魁文水自西而泮之中自泮而閣之下視御史所授指若符抑又過之士愈益誦之不啻民驩於野焉最後築臺明倫堂後尊敬一箴亭制視舊稍增飾之工既侯乃進多士而揚觶以念之曰繼自今民而士士而儒優游漸漬于禮遜經術顧爾毋忘前人經營之艱也毋忘爾父兄趨赴之易也爾令毋忘不敢後時也序等避席再拜曰不佞與二三子能勿忘父母之言

猗雖褊小由大邦矣脫或譊譊無當遊居厚養年食其中在民稱離法也矧曰士嗟嗟士而離於法也士罔自惜已矣而無亦負侯今日興學之意乎士勉乎哉工肇自癸巳三月落成甲午七月以省祭官楊福盛荆三重董其事踰月侯門下士發解應其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侯望士當不止是云侯諱景登號瀛州遼東廣甯左衛人壬辰進士

創建猗氏縣涑河橋記　　御史曾舜漁

自昔大禹湮洪澹菑四隩旣宅以來水無澤洞人不苦涉數千載下誦明德尚矣乃夏邑安昌為禹故都涑水自夏之小水鎮而西綿亘二百里而遥始入大河北過鹾城距

城僅下舍又西流十里餘爲猗之近郊而涑且過之霜降水收河流如帶可超而渡也春夏暴雨時漲則閭殫爲河行者望洋至野棲以待濟夫猗處夏安鹾蒲間往來者轂擊肩摩於道而滛雨爲潦行役阻滞王政之利涉謂何且夫鹽課之轉輸也與夫丁夫之撈採也亦多由此倘值河流泛溢亘隔呀絶將相望駐足之不遑其爲轉輸者不能滛霖而西也其爲丁夫者不能蹈陷而東也則是橋之建司鹾者又烏可已乎哉先是顧所汪公祗承上命視鹽河東檄守巡兩道建石橋以濟衆如夏之小水鎮於凡可以供工用之費者恒究厥心日積月累儲備惟謹議甫足而

余纔至計其事可集時可爲諭該縣轉聞之撫院撫院白公然其言亦捐鍰金共成其美余乃飭該縣丞爲定畫規制畧基址慮財用計徒庸具糇糧因發鹺之貯贖以爲值而縣之鄉大夫士與商民衆爭出貲以助石刋諸孤山匠取諸萬泉而車輛運載則協之隣近州縣用過石大小二千奇蓋二千貲之不啻也而費不損於官帑荷鍤如雲揮杵如雨縱横鱗砌石縫參差蓋千萬億之工也而役不及於田夫經始於癸卯之一月越甲辰八月而工竣巍巍巨梁成於一旦計長一十一丈廣容二軌高二尋有奇但見長虹凌霄波臣伏地疇昔霑足濡首之鄉今爲六通四闢

之所民不病涉利有攸往益信鄭大夫之爲惠也工旣訖巡道詹君偕余落成而往觀焉因嘆曰百年之利始基矣徘徊顧瞻久之詹君具述顛末以直指汪公偉績不可忘宜有碑以記其事而邑之中丞何公曁諸父老弟子員亦謂斯橋之成其貽利於斯民甚大其爲猗邑增形勝意甚遠咸懇爲記以示永久余義不獲辭曰述其槩勒之石以示後世俾後世知郇野無迷津自今日始若晉之氓謳稱謳謠誦述汪公之功不衰即明德之頌曷以加諸是役也詢之僉謀可其事者都御史白公諱希繡主猷翎議則不佞舜漁與汪公諱以時規度築基則前守道叅議林君諱

國相而卒厲所屬協力贊襄則今守道按察使兼叅議喬君諱學詩廵道右叅政兼僉事詹君諱思虞至始終厥工則猗氏知縣先任王君道平今任郭君九有與夫署縣通判張道傳法得並記云既摭其實爲之文復繫之以銘其詞曰王道廣濟橋梁爲先猗邑有水曰惟涑川輻輳衆流合派綿延谿谷暴漲沮洳相沿停驂卧轍欲濟無艑臨淵吁嗟行旅睊睊誰議創橋汪公始焉余成厥美卒作惟虔鳩工礱石奣期不愆庀徒蒇事騈車闐闐畚鍤運金如列市壓築藁牢密既完且堅載馳載驅民樂其便是用作記鑱石以傳綿綿不替億萬斯年

濬築涑水崔家灣記　張璞

郇壤有山溪曰涑水迤邐東來過猗而河身中高漸就平衍夏秋恒雨百里一壑水激湍决岸沙善崩河堧之西南尤窪下衝斥最劇先是水故南去而鹽池在下流之左圖會中停瑶璠萬寶設泉潦不時則由小池而入處必趨之勢夫縣官者總山海權地利剏自昔稱靈慶軍國之計厥度支與造化相終始豈其付變滄桑耶故自改濬而西百年利益也當日工費煩鉅嘗號召分陜左右大河南北合三藩人力始告厥成故有堤以障故道曰崔家灣水至此方直下迅馳而人力且將扼其吭一折而西也浪擲沙飛

沮汝齧損故堤時廢時築隆萬間益屢築之尋復淪洪濤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其小者也庚寅秋直指來按鹺政目擊汎濫單騎往復相度經營此家事視國民溺由已之盛慮也爰進犄令高君指授方畧親覩畚鍤累土塞渠挽南倒之波立中流之岸壁立虹亘蜿蜒高堅又創鑿上流别爲導引緩其轉曲先水勢而殺其力庶永免齧决於他日矣是役也按舊例檄隣邑共舉之然而董成一邑奏勞萬人且旬月而能竣事抑當事者止沸拯溺一時權宜之苦心而亦高侯佚道使民不日之成鬼神相之矣余於是慨然於河流之本末民力之興廢俾後此者念軍國

利益閭閻汗血宜有無窮之綢繆而直指君之蒿目于斯高侯之胼手于斯及猗人士之蹶趨于斯者其勞勩皆不可不紀也時順治十年中秋勒石

重修學宮記　王含光

天下將治開先必自文教始文教將興昌明必自學宮始故移風易俗則君爲政立表飭坊則士爲政上感下孚不言自喻而世道之隆替係焉矣　章皇帝十五年申功布令廣厲諸生有輸金粟繕庠校者不靳榮命于時荆生可樾應　詔捐貲更新廟貌不佞嘗記之碑奠可乂也今迨十稔而風雨漂搖摧隤日見詎謂道惟敝故不新成哉語

云有其舉之莫或敢廢然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惟師若士怦怦然協謀興作不容姑待而縣僚屬鄉薦紳咸願覆一簣以佐九仞且擇賢任能同心戮力而程督之材無雜良工無浮食剔其朽蠹蘉其崩隤自甍宇以及枝撐靡弗堅完自繚垣以及屏壁靡弗卓立浚外池丈餘補闕檻若干所東德配坊西道冠坊南儒林坊皆翼然起煥然新而非復堊之塈之丹之雘之以飾目前已也蓋事半功倍可期永久矣既告竣師若士復屬不佞紀石余喟然曰甚矣作事貴乎謀始也夫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君子以是爲進德修業之基而自砥焉要非役於名而爲之名者

實之實既處其實名將焉避昔樊準修黌文翁飭學皆務
實耳而播爲聲教垂之簡策亦豈泯泯者歟　今上御極
之初即臨雍祭藻遹復進儒臣開經筵以闡揚聖學爲急
務吾猗固文獻舊邦人材淵藪如林多士必有勃然應運
不苟於樹立者一如今日之程工能而收實效以仰副　當
宁右文崇儒之心將泗上稷下可以同游即補天捧日豈
異人事哉時共事者則邑侯東公京署縣事聞喜丞董公
國政本縣丞韓公孫邁縣尉賈公必興學諭竇公復伸庠
廩生張煥荆應翼王含真增生衛既翁附生張金聲張士
瑞李瑞麟潘毓靈陳遵鶴孔聞禮何克前郭士藩于建啓

武生何懋學伐石沏名法得備書

修淶水河記

國家封疆之固東有遼陽西有甘肅而北有鴈門雲中三
邊之士芻糧衣鎧器械之需咸仰給于腹裏郡邑自常賦
之外惟五解之鹽課居多蓋天地生成自然之利非有煮
海汲井假手人力用功倍而得利囍也故三邊軍儲或缺
緩急之際恒用此以接濟謂之飛糧其有資于　國用亦
大且重也嘗觀鹺池桃中條之根連西海之脉其勢洿下
故水遂其潤下之性凝聚既乂而作醎之味成鹽于是乎
生也惟其勢下則諸水易以入而鹽花輙鮮課爲不登昔

人嘗築堤堰以障之遇大水則衝决池水瀰漫一望無際
必俟此水消除既盡然後鹽復生結動以數稔則其爲患
非細故也宏治甲子侍御會君世亨按蒞鹺事視水勢滔
天概然嘆曰斯池之設天地所以養育生民者也而裁成
輔相則存乎人吾奉
璽書督此其責非我而誰于是修决堰掣停潦以殺水勢又
以涑水河歲爲池患乃相視其發源經行歸宿之處具疏
以
聞厥既得
旨發河南平陽二郡民夫疏鑿濬導俾入大河以平陽府同

知許君莊董其事而州縣各委其倅一人相之大工之成有端緒矣而曾君瓜期已及湯君新之來代凡掣水修堰疏濬河道回視曾君之舊其功最焉既而又當代還甯君懲其怠惰工之當與雖小費不遑恤事之可緩雖一夫不輕用要在實用其功而已衆亦受檄凛凛罔敢少怠不月而工告成焉先是水由地穴伏流入池雖用人力宣洩而水勢自若也堤堰既堅穴以堙塞水勢自消而鹽花勃勃然亦生矣于是募力撈採遂得鹽課至歲額之半於戲休哉君子謂是役也雖藉民力實由三君先後同心故功克底于成使其或相矛盾雖勞民動衆而望功之成也實難

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今三君惟同心是以功成而澤潤乎生民者將悠久無窮其功豈小小哉涑水至猗氏西南十里地名崔家灣奔注于硝池入于鹺海不惟池受其患而一帶民廬田畒亦蕩然無餘猗氏尹馬君綸用心民事者也覩河道之疏通慶小民之患息以爲不有以紀之則豐功懋績將泯沒於後乃走書徵記於余因掇其功緒顛末以歸之俾後之人有所稽云

重修猗氏縣學宫記　潘鐩 平陽府同知

學校之由來尚矣我
朝定鼎即詔天下郡州縣皆得建學以儲才育賢所以設科

以來賢良方正有人茂才異等有人鄉舉里選有人博學
宏詞有人雲蒸霞蔚拔茅彙征我
皇上御極五十有六年重道崇儒加意學校
御製訓士子文丁甯愷切而于師儒之職尤慎其選其視學校
蓋若斯之隆也康熙丁酉七月余奉委
攝猗纂邑舊稱人文之地科名較他邑獨盛視學之日余
見殿陛堂廡煥然一新如創建者問之司鐸皆曰此芮城
錢侯前署事時所捐金率衆以修葺者也越四歲迄今夏
始落成余聞之喜曰署事者能若是與可謂知所重矣天
下事莫病于得爲而弗爲前者既委之後人後人又俟之

來者因循苟且遂至于一墮而不救何人之咎歟錢君可謂知所重矣多士前進曰錢侯之政不止是也甫下車即問民疾苦疏理鹽法表揚節孝邑士民至今尸祝余曰錢君孝子也幼刲股故于節孝尤兢兢爾多士既被其休風當知所勉矣吾聞錢君治郃陽修元聖祠設義學四十餘所今治芮建魏文侯祠濬石泉溉田數十百頃又葺公署平道路百廢具興故四遠冠蓋皆知其爲天下士無不願交恐後輿人歌誦遐邇同聲猗學校其一也可謂知所重矣使後之人皆能仰體
聖天子儲材育賢之意而頹者修之傾者正之朽者易之闕者

補之堂構恒新千年不替而爲之士者又家修自好遜志時敏出之以三都兩京之才深之以賈正董醇之學用之爲鹽梅霖雨之業舍之爲正誼明道之儒鳳起蛟騰鵬摶豹變夫非閭里所深幸而亦錢侯之所厚望哉吾恐事遠年湮故記而命鐫于石使天下後世知暫時代庖且有加意學校如芮城錢令其人者錢君諱萬選號青田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重修仁壽寺記　王含光

仁壽寺古剎也不知刱建何代攷諸記載隋唐間牓曰白禪有高僧曇延立講堂于東廂爲衆說法天授改大雲後

周因之宋熙甯賜額壽聖僧悟通主之飛樓湧塔爰肇興焉寮宇以百數比卯以千數元豐加葺元至正僧虎溪又葺之至大改名仁壽明成化十六年重修大佛閣以迨鐘樓橋路嘉靖三十四年地大震獨正殿無恙廊屋傾圮殆盡至四十三年重修崇禎元年臘月有焚輪自西北來大佛閣上層颺去百餘步墮落東溝日者卜云邑大臣不利明年果驗于時鄉義荊可成募粟若干石營運十餘年積金數百始重建佛閣成弟給諫公可棟施通桂四章閣乃崔嵬堅固明季兵荒游至法侶支離危殿蹺檐不足蔽風雨　大清庚子客僧羽車將掛錫邑檀越協謀營繕余序

疏募之頗輸者頗衆及歛金以歳歉惟覲余竭貲倡之遂
興作焉先是正殿中楹之左桴其巨合抱年久軋屈匠人
求大易之不得及乇落桴忽自昇平直如故大衆合掌讃
嘆謂佛之威力不可思議而施者亦接踵至正殿凡七楹
椽棧朽蠹過半悉易良材繚垣盡用磚砌題額海潮堂諸
佛像則鄉善王自貴募化金之佛閣上層故皆板壁漸爲
風雨所剝亦用磚包下層坯壁則鄉耆裴應蛟暨子承秀
捐貲成之殿西爲院門曰甘露内建白衣堂五楹并置金
像南北僧房廚庫若干所寺門舊對正殿有西僧精堪輿
術謂門外水法直長僧難久住宜徙未地以就虎沙從之

仍于故門基建文殊堂鎮之圍牆內地近二十畝甩礫鱗雜皆故佛堂僧寮遺址邑侯楊公乾晉准住持墾荒蠲租爲焚修之資甚盛心也自鳩工迄竣事凡帀朞月而因有感于興廢之故也語云道不同不相爲謀以余腐儒拙宦溷俗逃禪固非長于奉佛者乃一念所至輒不能已此其故不可得而知也况乎具足非具足莊嚴非莊嚴法不着相余獨何往而且爲之圖永久焉此其故尤不可得而知也或者曰此寺背枕高原頂承巨壑當縣城東北之衝屹若屏障以關闌風氣建置者未必無心邑之人即不乞靈般若而受其利益也久矣然則興廢之故殆氣數致然後

之達觀君子或不以予言爲迂濶而坐視其隆隤也噫

重修學宮記

吳祚昌 邑令江南歲貢

猗以文獻稱雄晉中而王氏世號理學故孝廉歷陽先生倡道授徒終身不倦邑內外賢士大夫多從之遊以科第文章顯者踵相接也其成就人材裨益聖教詎不偉哉耄年念學宮爲根本地獨大殿巋然一魯靈光耳諸如東西廡戟門及名宦鄉賢祠魁文閣凡數十楹多摧圮剥落風雨割其隅霜露降于席失今不治將鞠爲茂草乎已又念歲之不登邑人士勸輸補葺者再而十餘稔則一易乃卒嘆物力之不給而大功之終難覩厥成也慨然謂吾家世

私淑宫墻幸積歲月之贏以迄今力可獨任無重煩我邑父老子弟憂于是傾橐捐三百金購良材計徒庸凡棟桷榱梁杈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盡更構造甃砌之飾以丹雘惟新經始于巳未春初不浹日而辦不兩月而告成工竣先生捐館舍子進士君即喪中終其事蓋繼志也余不敏承乏宰倚目擊盛事而不能爲一言以侈大其功俾示永永表德勸善之謂何耶嘗稽古建學之盛莫如三代庠序校之爲名而人倫之爲實故其時鄉舉里選名實相副稱彬彬焉後世束縛于經生之制苟且功名一得志而隨弁髦之行隳而文

亦不振勿論人倫即六藝之屬亦不辭焉何物將奚取于學也夫以吾

夫子之聖爲歷代帝王師封祀之典尊崇無偶後之爲弟子者附其教竊其衣冠以博顯名厚實而廟貌就頹莫之省憂反不如佛老之弟子尊其道而飾其宮猶有崇師之意焉即所稱賢者或捐貲于橋梁道路之間或耽情于山川名勝之地以種福田以供玩好噫陋矣王先生仁心質行爲德于鄉如賑饑濟變掩骸修堤諸事大約本聖門博施濟衆之義而劑量出之是舉也不恡財不憚勞功成于垂老之年德施于不朽之域于以成就人材裨益聖教又當有

量耶即客秋霖雨淫虐壞官舍民居無算而學宮獨完邑人携老幼辟患廡下者計千百口則是先生之大有造于生民也豈惟先賢先儒之靈實式憑之予既録先生行誼上之當事請從鄉賢祠異日降神俎豆之旁當亦四顧心喜曰此予髦年之所拮据而成者也夫何愧乎是用勒石以附于表德勸善之義而且以見功在聖門者之倍于尋常施予萬萬也

創建尊經閣記

趙德 邑令廣東舉人

余蒞猗之二日朝夫子宮聚諸生講業明倫堂其東有崇閣翼然丹艧尚新望之壯麗而巍峩額顏曰尊經詢之博

士先生弟子荊曰此邑進士王樸齋先生獨力鼎創者也
在猗學宮志舊惟有
制書庫貯
欽頒經書而尊經閣獨闕焉王先生之言曰識道固云在人藏經不可無地學宮之有尊經閣所以崇王章廣聖教也所在都有何獨于猗而闕諸然是未敢以請公帑也亦未可以煩邑庠諸君子也即不佞家世沐浴聖澤甚深其敢不竭力從事于是慨然任之謀協於衆貲取諸獨卜地而得大殿之艮隅卜期而得康熙壬戌之初冬越二年爲甲子春季而告成事其廣週遭爲丈者一十有三其高爲丈者

四其屋三層爲楹者二十有九計費六百金其陶瓦斬木甓墍榱題皆所親庀飭也其工師徒役酒漿廪食皆親所董率資給也蓋王氏之有功于學校久矣先生之父曰孝廉公學者所稱爲文敬先生者也嘗捐貲重修兩廡戟門名宦鄉賢諸祠獨魁文閣工未竣先生爲繼成之其舉先尊經閣僅二年云余聞而喟然曰王氏殆世有不朽功者耶古昔先王造士必嚴其司必崇其制必專其業而後禮樂文物興焉即士之明經適用者悉由此出也今師之所以誨弟子之所以學率束縛于帖括之業而不克究心宗旨即至六藝之屬亦不解爲何物是當獨師弟子責乎蓋

典籍闕畧則問業無從貯藏弗嚴則散佚是慮即有好學深思者亦安能問藏書于柱史訪逸典于酉陽也乎閣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而王先生不愛財力以成之俾藏經有地師儒得以愼厥攸司朝夕肄業焉其有裨于造士之典豈淺鮮哉而余更有進者閣興而經弗存猶虛室也經存而讀弗力猶虛器也我

國家廣厲文教經筵講義次第頒發中外司鐸者受之以實茲閣而有志之士因以殫精研慮繼先儒之傳而窺往聖之奥是則王先生建閣意也詎惟是締搆宏鉅勒績宮墻爲能光大其前烈而已哉于是邑人士相率請余請一言以

誌王先生之功而申相儆俾示永永余不敏竊聞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況職在守土目擊盛舉而不爲表章之何以勸後爰濡筆而記之如此王先生諱含貞樸齋其號舉丙辰進士

重修泮池戟門記　陶自悅邑令江南進士

古天子之學曰辟雝水周宮外以節觀者象璧之員首善視四方也諸侯曰泮宮環其三面而闕其北今之泮池尚其遺意而制懸殊矣猗則又有外泮池在櫺星門之南創自明神宗時鄉先生喬公搆民居拓地爲之止水冬夏不涸異于內池傳者謂利于科甲故邑內衣冠世繼不絕迄

今良驗然未敢信作者始意果由此否也

今上御極之十年邑人士曾經修葺三十年來歲久甓圮漸有淤淺之患歲辛巳博士宋君尚君屬余言爲倡邑紳士捐貲增修集中金百兩有奇工始於是年七月告竣於壬午四月其餘貲並戟門葺治之內外一新甚盛舉也夫修廢墜經久遠君子當盡心焉況泮宮根本地耶余乃嘆猗之俗嗇于財而勇于義博士弟子薦紳先生景喬公之遺範樂于趨事守茲土者亦得藉手而觀厥成焉爰泚筆而爲之記

重修啟聖公祠記

郭九會

猗學宮艮隅
啟聖公祠在焉尊
聖人以及聖人之父春秋致祀蓋王制也廳宇歲久就圮上
雨旁風靡所蓋護祀時從事于頹垣敗棟間俎豆無色前
此因循而莫之省憂歲癸酉司訓董先生蒞猗之十年會
教諭員缺先生獨秉學政得行其意乃慨然曰以吾久羈
于此夫此拉然割然者非所以妥
神靈也夫此拉然割然者及今不治將以亘量之費貽後君
子也夫此拉然割然者必俟貲力既具而後治是重新之
無期而委祀事于草莽也且前此吾念之久而苦貲力之

不具即欲身任之又畏共事者之不吾與而且謂我市名
也余復安辭哉于是謀之官尹紳士鳩工庀材而身任其
勞費工始于本年之六月不兩月而告成甎甓門棟之屬
補缺易敝規制不甚浮于昔而增完壯焉是役也實費中
金爲两者三十有奇先生所捐半之秋丁邑侯率人士從
事於祠覩拉然剨然者今巋然煥然矣乃相與嘆曰董先
生力哉已而教諭宋先生抵任謁祠則亦嘆曰董先生力
哉乃先生之有功學宫匪直此而已前此籩無完數名宦
無完主两廡無完門夾道無完樹先生于數月內皆獨力
葺之學宫內外始無毫髮憾矣余目擊盛舉從諸人士請

記其事于石而竊感于稱職之難也官無閒劇各有當盡之職頃世之傳舍其官而秦越其政其速化者其曠職者也此何獨一廣文然哉今先生教成期滿將有超擢而未嘗稍一動念寒素自喜游咏文酒之場不閒視其官不畜保其囊而捐束修以葺聖域推是心也異日何官不可有爲何事不可獨任又寍獨一廣文然哉若夫先生之氣節文章爲識者推服久矣余不具論先生諱筆字叔良太原之平定州壬子拔貢宋先生諱士顯字掌綸澤州戊午科舉人督工諸生某某法得附書

重置祭器記

衛旣翕

春秋大祭陳設各有定次祭物各有定品製造各有定法沿習既久名義具湮製法泯然品物多缺次序紊亂煌煌盛典不備不舉可勝歎哉今詳攷闕里誌圖凡設陳位次並品物製法備勒于石後之司事者庶可知所遵矣

祭器

爵肆拾伍原存壹拾捌新鑄貳拾柒

籩豆肆百貳拾伍備柒拾伍原存叁百捌拾新補壹百貳拾

重修莊武王廟碑記　衛既齊

邑有唐莊武王馬公廟以平河中李懷光功勅建廟世祀

之廟東為舊屯戍所北依城有高臺邑志所傳為古壘秋風也攷公本傳初與諸兄學輟策而嘆其志固不群矣及為商州刺史嘗力戰破李靈耀餓狼軍八千遷河東節度使募廝役補騎士教之數月成精卒造鎧仗製衝冒器用完銳累出奇破田悅封豳國公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葢凡攻陳守禦之方人官物曲之利無不備悉而恩信足撫士卒名聲足動邊朔遂登朝廷典掌機密少時志在濟四海不欲老一儒者可謂不負其言矣其討李懷光也先移檄賊黨晉守要廷珍隰守毛朝昜慈守鄭抗皆以州降即圍絳拔外郛與戰射殺賊將斬首萬級而時值

蝗旱兵艱食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公乃捨軍入朝爲天
子自言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
兵合至長春宮城下挺身見賊將徐廷光諭以禍福披而
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遂濟河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不閱月河中平當是時逆
燄肆煽王師寡弱廟堂上憚于用兵藩鎮皆成不掉之勢
而公獨執大節奮舌動天意何其壯也挺身赴壘洞豁心
胸能令賊將慴服率黨歸降之恐後則公之誠心義氣有
以感孚效順而不徒恃兵革之威也捷奏如期賜銘勒石
殁謚莊武世享廟祀宜哉迄今近千年矣邑人士入公廟

讀公傳想見公英風毅節赫赫若昨日事每當秋高露下木末颷馳登堞壘憑眺古蹟隱隱笳鼓刁斗聲相雜也門以內鑄兩俘反接階下門以外轅壁淒清平沙萬幕之狀如將見之歲時伏臘香火無怨間一摩挲苔蘚斷碑殘碣所紀修建工貲書某里某人輸助若干自明末及

國朝邑人士尚有爲其子孫能識祖宗姓字者而鄰壤州縣之商賈會集于茲廟則以歲三月八日余爲童子時猶及見兩廊列廛肆熙攘駢闐士女走集廟中謁拜畢是日即偕趍旁藥王廟蓋相傳行軍時孫真人從療醫軍士遂并祀之也三十年來大半傾圮市貨至者日以寥寥廟稅亦遂

無定止歲甲寅邑衆一募蹤鳩工修正殿饗堂而兩廊之
主貲猶不給也歲丁卯復爲募蹤修兩廊工訖竣碑猶未
立而廟祝則又易矣歲甲戌余自黒龍江還新廟祝乃索
余記磨碑以俟噫歲之不假易而功之難以觀成也葢如
此是不可以無記其一再募工之衆今已不盡存然不可
没也例得備書

重修學宫記　　　宋之樹邑令山東進士

猗學宫之巽隅有魁文閣者直櫺星門之東其南則
儒林坊春秋釋奠所由以入學之路也其西則外類
池直櫺星門之南倣成均之制而爲之所謂橋門也

夫猗一邑耳外類非制也顧城內之水自西北來瀠洄於宮門之前而委注於學之東北隅一遇霖潦洪波奔放非池無以爲之滙而宮墻將受其害且堪輿家謂水勢環抱於科第最利故歷久仍之而不廢焉閣凡三成其下爲四達之衢即類水北注之道而祀文昌斗魁二宿於其上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主集計天道爲宇宙文明之象故文廟祀典雖不載而近世學士家率祠祀之以乞靈貺要亦未可盡非也况是閣規模宏壯矗入雲漢距形勝之地備巍煥之觀以爲宮墻翼衛又有必不可廢者哉始余

以甲辰春任邑事次旦謁
先師途次儒林坊則棹楔僅存榱桷不具北望魁文閣
瓴甋缺落不蔽風雨轉而西過道德坊及兩角門所
謂義路禮門者又皆有椽無瓦樑楹攲側將就圮矣
竊怪掎爲文章藪澤代有偉人即今衣冠濟濟科第
接踵而起顧令本源之地荒頹至此且莅茲土者誰
非宮墻中人而漠視之可乎及入櫺星門謁大成殿
則巋然如魯靈光恢宏壯麗丹雘照耀而東西兩廡
亦極輪奐之觀又何其內外不侔也則有博士弟子
揖而前曰殿廡修於甲午而餘未之逮也則又導余

至外類池謂斯池之濬且二十餘年矣泥淖塡淤中無以爲瀦水之地橋欄殘缺外無以爲捍衛之防顧以歲比不登人困未蘇故與閤坊諸後尚有待耳余謂諸君事無難易爲則有成更遲之將傾圮彌甚而貲力尤難顧玆後庸得已乎既歸默念久之乃開鍰贖之法以資經費而更募紳士量力輸助屬博士張君李君董其出入而督視工匠則委之諸生荆王曹武若而人胥吏不使染指焉以故猗人士爭効其力而事乃日計而有功是後也鳩工於戊申季春訖工於季秋計費中金百一十有奇而閤若坊若門若池

以次葺餙踈濬悉復其舊而向之所謂難者亦樂其
觀成之易易屬己酉春舉鄉飲酒禮職官紳士畢集
余復由儒林坊歷魁文閣迓送諸賓於義路禮門諸
生將事者咸趨蹌揖讓於宮墻之側頫水之濱則丹
碧輝煌欄檻整飭非復向時之觀於是圜橋門而觀
聽者咸嘖嘖稱歎曰兹後之生色於典禮也如是夫
適向之督工者礱石以待遂爲次其始末以記之

序

送翰林庶吉士王玉潤序　明林誌

後世制科之盛士之由是選出者號登龍門豈非以其平地咫尺而有淩雲絶險之難如蜀道難之云者也而有志之士自成童知訓詁大義日記誦數千言坐肵而映三餘弗廢孜孜兀兀者有年必其辭之習也理之融也然後肆爲文辭縱横旁午浩乎有本蔚然成章又必典而富顯而徵徑而備根乎古而宜於今乃能攘袂以角于藝林風㬎之間又必悉如主司繩墨得乎好惡之公緣鄉解以及南省乃獲登天子

之廷射策出身題名黃甲焉故得之鄉闈而淹滯於禮部者往往有矣而華顛紛若跼蹐以老而竟不一偶者亦豈少哉況於甫弱冠即擢巍科志之所至而氣符焉是又尤難者也而前代以少年登科爲榮成名而婚者喻以小登龍門豈非人情也歟翰林院庶吉士王玉潤甫蒲之猗氏人操觚摛辭總角馳譽癸簝決科弱冠成名釋褐登瀛前輩避其鋒鍔榮歸故里父母未老在堂此人情之至榮者昔人以爲難而吾玉潤何其易哉葢其志立而其氣從其學明故其成速譬諸馬之良也車之攻也策之調也馭之手康

莊四達之衢宜其風轡馳而雲軌隨也王潤嚴君以翰治清節賛政百里是行也道過真定間趨從治所登堂戲彩稱觴問候爲陳聖天子之寵禮文儒誠千載一遇也已年少登瀛觀者孰不嘖羨幸哉有子如是還至桑梓必恭敬止琴瑟之友與子宜之人情何如也異時雞鳴警戒以相子夙夜者其在斯行歟其在斯行歟羣公於是有餞觴之句不余鄙夷而俾敘之

重修帝舜陵廟序

國朝喬虞建

自古神聖開天立極之主莫不祖三皇宗五帝然三

皇之世事涉洪荒𨓦𨓦存而不論孔子繫易首伏羲
次神農次黃帝次堯次舜五帝之名實始定然伏羲
有畫卦無文字神農黃帝之書亦多湮沒不見於世
是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詩自文武而下春秋自桓
文而下以此知六經莫古於書書莫古於典謨而典
謨咸虞史所作放勳欽文亦藉以傳則堯帝直萬世
道學之祖三才首治之君也其聖德神功所以繼皇
運之終開王運之始永賴於千萬世者豈不光天壤
而昭日月哉語云堯舜之心至今在此後世廟祀所
由興也予輿氏尚論古人遐考始終歷晟獨舜文爲

詳謂舜生諸馮遷負夏卒鳴條今安邑縣治西北之三十里鳴條岡即其地其上盖有帝舜塚云而漢太史遷謂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則又何說也稽古者多疑之余謂史遷聞見尚奇怪是非頗謬于聖人斷以子輿氏之言爲正嘗相其地北枕孤頂南連條支西則宿海自天而下曲曲環瀠東則香山拔地以出層層拱峙陵寢前後古栢數十本霜皮溜雨黛色拂雲望之鬱鬱葱葱厥後夏禹跡此以都綿綿延延享祀四百餘年洵宇內一雄觀哉邇以大兵大荒相尋踵至人不聊生祀典廢缺墻宇傾圮聖像剝落風

雨不蔽金碧無光狐兎鼪鼯竄穴其中野豎村翁樵牧其上父老過之有流涕者夫釋迦耳聃輩皆異學爭鳴而浮圖古刹幾擬天宮帝座糜費鉅萬略無顧惜其崇奉若此狄懷英毀滛祠千餘所獨存季子伍員等四祠此特奇節偏至之行猶足興感人心祀饗千百年不廢即後此之守一郡令一邑相煦相沫稍稍要結浮名而且碑隆硯山之石樹擬召地之棠宮墻相望香火不絕而獨至開天立極之聖千萬世永賴者獨忍視其頹垣斷甓淪落於荒煙蔓草之中而漠然置之不講是使帝舜不得與釋老延陵子胥輩

程德比烈也可爲世道人心一太息也玆有一二義概之士慨然首倡重新廟貌謀之縉紳先生以迨諸鄉父老共襄盛舉以壽古帝之功德於不朽謹薰沐而爲之序

考辨

郇伯故城考　　國朝郭爲觀

邑城南十八里有郇伯故城俗乃稱爲猗氏故城而指臨晉之亭東村小盖堡爲郇伯城誤矣按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毛先軫禦秦至於廬柳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於郇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

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據此則解縣西北之說注已先駁之矣考解故城有二皆非今治今治乃唐改隋虞鄉故治爲之而別於其西五十里置虞鄉縣其故城一在臨晉之城東城西兩村之間乃北解也一在鄉頭村乃南解也其故跡皆存北解置於元魏閒不久而廢桑欽漢時人則水經所謂又西過解縣南并注所謂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者皆指南解言也其故址正在郇城西南二十餘里況涑水故道現在郇城南三里許非注中西逕郇城之

明証乎注又云郇在猗氏故城西北今猗故址雖不可考然以地勢度之必在今解安二境之界按注謂盬田本司盬都尉治故杜預曰猗氏有盬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則其城必近盬田可知也況注明謂涑水逕猗氏故城北今郇城迤東數十里涑水故道宛在也非逕其北而何哉如以郇爲猗則古城之脉東北自鳴條岡來坡陀連亘畧無隐伏之處涑水安得越而西逕乎至於亭東村小盖堡居峩嵋之原地勢高亢南距涑水故道不啻五十里又安得謂之逕乎又春秋傳云郇瑕地沃饒近盬今亭

東去盬池七十里豈得言近㳘峕磽瘠之地又豈得言沃饒乎且即亭東之名義釋之亦斷非故郇也蓋秦漢建置大者曰縣曰邑有令小者曰鄉曰亭有尉有長如泗上亭長灞陵亭尉是也然則亭東必是古亭遺址亦猶北觧故城之左右以城東城西名村也豈得妄指爲郇都乎况古城遺址周廻十餘里四方八門規模宏濶其爲國都之制而非縣邑之制也夫復何疑

涑水故道考　郭爲觀

按桑欽水經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

西過周陽邑南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
西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酈道元注云
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涑水又西
逕仲郵鄉北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
城南以上皆今聞喜縣境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又
西南過安邑縣西以上皆今夏縣境蓋古安邑即今
夏縣禹王城故址漢晉以來無夏縣之名至隋始分
置夏縣而移安邑於今治不然則注謂過安邑西者
將直入鹽池乎涑水又西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
池水此則今安邑境而鹽池水即今北引之姚暹渠

水也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此則今猗氏境盖涑水自安邑北相鎮之西入邑境鳴條岡至此而伏故涑水自李漢郭村之間折而南順治中郭村人嘗掘地見大石橋懼不敢發盖其故道也又折而東南經張河孫塢等村其地今猶謂之張河灘又折而西南歷楚侯王鑑張嵩諸村故跡宛然俗稱菅溝即注所謂逕猗氏故城北者也又西南經太侯上庄及解之南扶等村境郇伯故城在其北即注所謂西逕郇城也自此而西南經臨晉之卿頭等村入五姓湖皆古解縣境即注所謂西逕解縣故城南

又西逕瑕城者也五姓湖即經所謂張陽池也此涑水故道也厥後司鹽者慮其侵沒鹽池引而之北自北相鎮之西北開新道西行經三里高頭里原頭水南香落等村至何家庄南地名崔家灣者折而南經礿村及臨晉之南村卿頭等村合姚暹渠入五姓湖雖世代莫考然故老相傳猶能道其疏鑿之概焉此涑水初改之道也至明弘治十六年巡鹽曾大有復慮害鹽疏請西浚新道八十里自崔家灣引而西經礿任智光等村歷臨晉境至蒲州孟明入河是爲涑水新道云

碑表

漢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新經水盪出　唐長孫僚

昔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高陵侯翟公諱方進字子威之墓公茂德洪業煇焯于漢廷公以儒術進歷京兆尹御史大夫公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漢成帝器其能擢拜丞相公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飭法律故漢號爲通明相公內行修飭事繼母以孝聞有子曰宣曰義宣爲通儒歷南郡太守義耿介抗直以王莽悖亂攝政義忠烈憤激誓不顧死以東郡守扶順討逆師敗被誅天下咸慕其忠而寃

其敗此所謂盛德之懿忠孝之門宜其光昭嗣續後代其昌熾乎故公之後綿歷魏晋郡守列卿歷代不絶晋處士陽名重當時國朝已還楚質木栖皆以文詞登第守宰不可勝記則公之盛德忠烈爰乎其有後矣公之宅地廣斥松櫝森列洎貞元初懷光阻兵詔太原口節使馬燧討之馬燧宿兵十萬屯于城中當賊之隧井堙木刋故公之松櫝蕩然槎之矣公之碑記折墜草莽矣頽圮損廢綿歷三紀故宗長翟春曁宗人翟胐等一二人相與謀曰文記堙滅何以彰我祖之休烈松櫝摧槎何以識宅兆之封域遂與宗人翟

晶等卅人協心一力建竪舊碑刻燿榛莽以文字磨礱将叙碑以表之上啓于邑宰李公公以爲政之本莫先于教孝爲禮之基莫大于敬宗子能以尊祖爲孝則吾政幾數矣其宗長翟瑀及宗人等以傺嘗忝在李公之遊固請爲記輙敢紀其舊跡及宗人重建碑之年月日以表云公本汝南上蔡人歸葬本郡值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遷改葬於此故諸孫代爲河東猗氏人時長慶二年歳在壬寅八月己未朔廿日戊寅宗長及宗人翟晶等同建

追樹十八代祖猗氏侯卓翁神道碑銘　唐王顔刺史

始祖無名道之出也曾孫有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粵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德成聖以至文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爲家聖焉周禮周易與日月俱懸允著爲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流爲國制度之本末俾百世不易萬方日用豈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內而已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公林廢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晉用爲幷州牧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幷州龜生喬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

晉陽侯文劍生叔儁叔儁生伯明伯明生乇乇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乇生卓卓字世盛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矦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於河東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葬河東猗氏縣焉隋拼猗氏爲桑泉縣今司空塚墓在縣東南觧古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鄉也亦猶潤州上元縣有瑯琊鄉後魏定氏族僉以太原王爲天下首姓故古今時諺有冎蓋之名蓋謂蓋海內甲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河東子孫成族閒生將相而太原之望獨不冎蓋河東

著姓乎況本支奕葉金輝玉映洪源長派碧波清漣
襲官婚者戚屬兼之澄而爲止水絶資蔭者徭稅不
暇漫而爲衆流隷軍府而耳順方免負終身之耻戍
磧居而萬里交鏁有次死之苦更接二京之庭驅出
九流之外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然也開元中左丞
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太歷初產相縉叔越
認瑯琊封齊國公且河東主承太原顯望久矣一旦
爲縉叔齊公沒之而望平沉也如燕齊兩公皆名世
大賢社稷重器尚爾爲也況中智以下薄俗者乎又
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

瑯瑘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
異使師曠朝見周太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子色
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果十八而僊得
不謂元精下降金真上賓則知年未十五已是神僊
矣豈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邪是各爲修譜
多務神奇祖先競稱太子晉後不其妄歟凡稱太原
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前已詳之明矣桑泉
房隋奉朝請善翁善之子舺子翁官至開府儀同三
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都督見隋書墓今有碑僧曇
延有竒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蒲州桑泉人也或有

延公讚曰德與天全身居佛半桑泉房幽州都督
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盛德光時左補闕智明伯
户部員外郎岳靈叔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俱
偉文耀世或有上縉叔詩曰人間左相擎天下雖承
詩人謂戲言時稱定論虞鄉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
見叔武德冠時如入仕朝廷百舍或一出宦州邑十
室二三通文武舉選僅不比屋有以見我卓翁積德
積仁禹不已之慶流於無窮也然因官婚或棄鄉族
迷失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昶翁誡宗人曰若結
婚姻如暴貴無識猥富不仁慎勿為也又誡曰勿三

代不仕不學不看客失婚無譜不葬無墳墓不修仁
若是爲事三代皆淪小人也戒之慎之孱孫顔由進
士官歷臺省除洛陽令移典杭州入大理少卿拜御
史中丞出虢州刺史嘗嘆大道以隐洸瀉時極今於
正經揭道字爲志於子史揭道字爲翼成五十卷行
於代建軒轅黄帝鑄鼎原碑銘聞於朝卓翁塚墓古
有碑廟直下宗子四縣離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
來祭干戈動來癈至今日時方開泰冀得復行嗚呼
魏之風俗儉不中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顔實永痛
力建豐碑有四義焉一歸流遁者之心二正迷宗者

之望三伏旌盉慶之德四求銘儲祉之仁銘曰太原
一宗晉代三公亹時世故葜此河東孫謀克著祖慶
所鍾顯魂凜凜遺塚崇崇唐貞元十七年歳在辛巳
十月庚寅朔二十日巳酉建
王似鶴曰右唐虢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
空河東太守猗氏矦王公卓神道碑銘也今在下任
鎮西古桑泉地螭首龜趺負臨大道所載河東王氏
系太原者本支鑿鑿良史未或逮焉其文舊載縣志
而訛漏難鮮私心於邑嘗親詣彼瞻仰低回遂不能
去乃搆梯劘蘚搨采全文辭質實而書峭健真瓌物

也其碑側面載王乇墓塚並揪立太原鄉記字多剝落不堪録志此碑樹於唐貞元中迄今八百餘載王氏子孫過而問焉者鮮矣因以嘆作者難述者不易余故表而出之亦猶先河後海之義歟

祀北嶽廟碑銘　　唐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敬于鬼神克諧于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叶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岳髣於衆岸嵩華乃跼乎近甸衡泰不踰乎方域孰與包括綿長經綸中外

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百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元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嵒一字内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氤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兵所以存象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于中運五載巡狩懷柔百神皇王令典以之叶祚歷數昌期以之永臻降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替或僭不勤于省者其政斁非羨而

封者其事訛嗚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固待邕熙更
宏禮秩粵若我唐正百王頹敎襲惟我后揚五聖丕
烈動植和暢人神允洽乃藉北脽紫南壇碑西岳泥
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祀也故穰穰介福獲於彼顯
顯衆心傒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巳萬餘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以阜人
靜以安俗俗安而人阜君睿而神聰惟神幽贊巳成
惟君能事斯畢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黝轄纁旗未
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
賽則有公卿而奉新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

有侯牧而率舊章也非夫昭信惟直豈常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衆矣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走劇蘋蘩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敢私代蓋威靈感通以致爾其與滛謟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眞政莫先乎渲參造化以成萬物莫先乎神資帝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理人莫先乎師長共景寅歲乃命菲才欽若明詔謬兼軍郡持兵藁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封濬以膴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岳之陽伊岳致神伊神主岳高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恭肅懔

焉何爲故以嘆嗟嘆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彰德事可述于風雅詞無隱于見聞神而德之頌斯作曰（與一說古衡字）

五宿熒煌鳳政休咎上見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當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萬國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于作兮至誠通兮昭冥叶和至道默兮對揚頌歌大恒礪如明德惟峨

猗氏縣志卷之八

同知平陽府事濟[illegible] 鐵纂輯

知猗氏縣事[illegible]宗之 樹重輯

藝文下

風詩

下泉四章章四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詩

奉和聖製答張說邑從南出雀鼠谷　唐張嘉貞

天錫我宗盟元戎付夏卿多材兼將相必勇獨橫行經緯稱人傑文章作代英山川看是陣草木想為兵不待河冰合猶防塞月明有謀當擊醜無戰且綏氓閫外專三略雲中冀一平感恩同義激悵別屢魂驚直視前旌掣遙聞後騎鳴還期方定日復此出郊迎

過郇城　元王思誠

世傳今猗頓本屬古令狐四境村墟僻千年壁壘孤郇瑕宣撫地秦晉戰爭區對澤空城在桑泉故邑蕪牛羊多萬

壯田畝亦豐腴膴膴重華甸泜泜大禹都峩嵋遙入陝劍
首近連蒲南補鹽池埭凍穿涷水渠馬王存舊廟張相表
通衢賢聖流風墜貧窮習俗麄羣黎如欲富何不問陶朱

寄隱士楊彥庸　明李愬

自號砦山叟人稱美彥庸生身遭聖化立命秉天衷德量
登先覺文詞邁古風六經曾玩索諸子盡研窮講究分賓
主沉潛辯始終胷襟原綽約推理極玲瓏孔孟傳心法顏
曾立脚蹤畊田羡伊尹投閣鄙楊雄術藝輕羣品才能奪
化工奇書當自許妙筭與誰同仁義常爲體功名不掛胷
思親全此孝交友盡吾忠道學師程顥儒風繼李侗南山

歌甯戚西蜀訪文翁靜裏乾坤濶閑中氣宇洪孤鳴憐野鶴高奮嘆冥鴻夢寐林泉下優游畎畝中市廛厭煩劇閭里喜過從南園心方歇東窗睡正濃吟哦調氣脉博亦養踈慵自覺精神壯何防物欲攻眼前常爱竹夢裡不生松取次捲樵舍循常詣泮宮與他開否泰求我發屯蒙鬢髮從新白心肝比舊紅治家勤儉約教子務耕農嘯傲知身健謳歌樂歲豐無爭尊老氏無辨祖王通酌酒涵真性觀書論至公和羹存爕理美王要磨瓏螢室尋車允鷄窓伴宋宗火燈過半夜文史足三冬享德沾黄壤高名聳碧空口中吐珠玉腕底走蛇龍書傳尊王室春秋賤伯功壯懷由

磊落浩氣竟冲融剛正思韓愈譙和憶邵雍閑遊芳草徑
醉賞菊花叢克已存三省兼聽達四聰行藏難起釁言語
不興戎致敬尊先哲多能訓小童升堂惟仲路闤市讓王
充松菊酬閑適田園備老癃英趍遊太華清望仰高嵩進
道當求遠攀明不厭崇陳蕃逢孺子郭泰遇茅容貔虎潛
胷臆風雷奮筆鋒天倫重可敘人爵未堪封壯觀儀如鳳
雄圖氣似虹鯨鯤淹涸轍鸑鷟困樊籠巧語嬿春燕愁腸
斷夜蛩生涯如畫虎活計似雕蟲獻策嗟晁錯修書憫蔡
邕情懷雖竝美時勢不相逢傳說墻宜築梁鴻米可舂韶
光流似箭天道曲如弓涑水涵清派中條疊翠峰鳥聲清

嚦嚦花影爛重重卜築猥城郭開軒近要衝雨墻侵薜荔風木泛芙蓉借馬常思孔買牛不姓龔收書期萬卷辭祿豈千鍾海岱沾春雨邊陲息夜烽漢皇奮三約楚霸漫重瞳蒋翊堪高隱陶潛可比隆釋情調錦瑟鑑影對青銅藥圃斸新朮蔬畦割晚菘荒籬緑緑蔓静院落丹楓利病須良藥扶頭借瘦笻居無爐白屋行不避青驄取物推其義接人恕以恭清談嗤謝萬偉器許桓冲台鼎從渠爾詩書稱我儂此心猶熾熱短髮任鬅鬆墾畝知時泰儲糧防歲凶魑妖無嘯棟鼠竊不穿墉送客長攀柳呼童共採葑簷聲風淅瀝窻影日曈曨籬畔花黃茂庭前草緑茸晴煙罩

楊柳夜月韓梧桐寫字師前輩題銘戒匪躬時光逢代謝
變態瀉鴻濛稼穡憑誰課樽殺適自供爨煙時漸起爐火
夜還烘悌順追王覽雍和效繆彤舊儀嫵岸幘新製試章
縫義理真能悅飢寒亦不忡寸心無芥蔕一枕到崆峒制
猛觀獐豕藏威看牿犢心無攖鷙鳥夢不兆飛熊堯肯徵
多士舜能放四凶存亾餘綽綽來往省憧憧凋弊宜陶冶
因仍要鑄鎔嘉言優睿知厲色斥頑聵聒耳羣雀噪傷情
一鴈嗈夢中騎虎豹眼底怯蚊蠓隱忍嫌藏甲貪饕惡吮
癰世隆生遜讓道詘逞橫縱氣運随流水年華逐轉蓬風
神超物外聲彩振河東

蓮塘遊集次郜凌玉韻　國朝王含光

南塘何處在水氣結朝霞野戍莓侵路長堤柳印沙聯鑣依玉樹散屧遶蒼葭山翠空濛出人煙籬落遮葡萄隨濁酒苜蓿趁名騧風物悠悠美余懷湫湫遐衣冠寬處士禮數恕田家未掃陳蕃榻虛邀衛玠車搴裳欣藻薦把釣憶魚嘉鳴軋餅笙響丁東土鼓檛葯房權作戕薏的旋添茶菭厚平於罽橋浮搖若艖輕紈脩白露小部選青蛙共有習池興獨慙金谷誇曼姬雙雪藕俠客亂簪花韋杜溪林僻鄒枚詞賦奢騷歌裁薜荔宮怨寫琵琶老癖狂來失顛毛醉後加簪纓吾道拙湖海抗心賒遠岫歸雲斷踈汀落

景斜策藤追野馬折葦縱仙槎肥遯應無悶窮途莫慢嗟浮生籠裏鳥世事甕中蛇鮫室吹漁火雉樓引塞笳𢌞車載明月菱唱擁吳娃

右五言排律

周八士 詳人物傳

明何東序

絶域不產聖畢沃不鰥賢千里得一士奕世號比肩唐虞中天立熙洽歷成宣天河遞白赤中條靄煙巒元氣焉物毋萌起大初孳生由祖甲嚚良賢特地傳一室苞四乳八士奠兩間自出河山秘還霑雨露徧五德興王者基隆叶帝年人文偶昌運邈古更無班憶昔媧皇世摶土別息堅

女脩吞鳥卵大業更杳然君子不測暗語怪迹尤愆獨有孩亥子元白日推遷

公孫杵臼程嬰倚四大夫屯有祠祀焉　何東序

徐州賣卜年六尺閔存滅瑕丘生童日孤兒從餔啜佼佼庸衆中載履明高節誰知吾黨士嗟哉行尤烈下宮死非難大業遺惟子有懷宣孟恩還期報同列自古皆有死草木同蕪沒錚錚寸鐵心昭昭揭日月荒祠掛殘陽村童掃茅蕝斯人不可作空向負粟説

孫進士達　何東序

名聲滿天府車馬足翱翔靖難乾靈正延賢國政康席卷

惟致百奕世躋陶唐練黃駢授命冕盖散歷陽握珠倏沉海匣玉漫歸罔普天彌隙鏬墮地任徜徉無鈎如何許涷水竟難量經史翻疾恙四首笑明光還將求友意哀鳴上栢梁

王吉士玉潤　何東序

文皇開東觀重璧旭旦臨英寮光簪組潤色敷瓊林少年賦長楊間世得鳳音敏捷推七步問對見一心方追山岳銳終需梁棟深如何德未遠拱木已成陰脩文難絕筆留着到于今

瞿參政行簡　何東序

翟公貌大奇學術研精髓讀却無限書摛藻必詮理壯闕疋懷虛東觀方依倚長孺好直言賈生傒外徙頓忩虎鬚威翻覺羊腸馳歷試勞州縣廿年曳金紫宣風太華高桒遠朝鮮邇我行挹棠蔭是處人堪揹奉嘗在新陽千載從此始

王僉事荊王　何東序

巖山蘊良寶廣庭須大鏞桃花千樹落五十始奮庸服膺聊稱貴採薪豈諱窮自公長隱几夢入首陽宮歸來五畆宅那復半綸崇蠊蠘腹自鼓麋鹿章同豐交遊颯向盡伏[illegible]走村童杖藜尋洞口獨有白雲封

王郎中惟本　何東序

王郎吾自出弈葉渭陽縈貟笈窮濵海隨毋向燕京偶聖
開昌運臨軒集人英射策凌朽靖構厦極昆明坐籌應席
寵題柱遂韜聲合銕兼賜帛隕越拜殊榮北山勞王事南
陔詠子情孝家能忠國元讓可專名

宋副使元吉　何東序

宋玉才何極人疑太乙精簪筆上九華陸離賦兩京承明
廬若厭彰德蓋蜚聲漢上來何暮滇南波更清文章足華
國觀道覺懷澄驊騮方馳騖鷗鷺却寒鳴長揖謝朱紱通
矦總强名涷水年年綠悠然識宦情

王審理國忠　何東序

王公吾翁執風癖在春秋空谷傳韶護清世覽琳球春帯鳴條雪寒澌涷水漚共學皆勳庠棲遲守故卯泛蓮聯八桂徹醴下三休蒲節収應晚蓬門早自投交遊悲遺老典禮慕前修釋恭懷哽噎登壠愛田疇還嗟絶機叟白首漢川遊

杜知縣于逵　何東序

陋室安何處中條最上峰微言祖莊易達觀萬像通養親不擇仕隨牒逐征蓬一令淹三縣百城趋下風杜毋謠新頴長下齊東絃歌入古調惻隱出淵衷跡薄共一口風

寳逹九重含思餞恩感孫詠重傁籠襆被將身滿窗極少
麈蒙血餒誰憐楚銘懸豈愧邕至今原上烏直欲叫元穹

任知府伯寅　何東序

締歡三十載爰自髫年故芊嫣幸牢絲蓬萊亦星聚皎皎
鸞鳳姿茂學麒麟步朝倫遜握蘭帝知光題柱廣莫訖荊
閩憂人吉斯副清賢思借留惠化歌來暮如何五日尹遽
掩三都賦交誼斷雷陳旅櫬歸桑扈人生重長別長別非
中路窮泉幾萬里蕭蕭白楊樹

似園幽興　王含光

南園春雨晴細草遶砌生灌木漸抽藥雲鳩忽已鳴陂池

生新水水鳥何無聲掃榻山色下開簾道心生客來欣倒屐暢此邱壑情蘭室促玉軫竹房敲楸枰園蔌青堪摘家釀緑長盈頤勿談簪笏致渝鷗鷺盟

結廬蕪城隅一壑紆如帶地澗絕四隣短墻隨松檜時事杳無聞愁悴日以汰宛遊卽墅間不復識冠蓋晴暾積翠陰夕秀抒靈靄陟阜愜遠懷泛舸挹清瀨故人隔重山片鴻唳天外空林獨往來樹葉散秋籟

仁壽寺偕友避暑　國朝荊光國

古刹在郊坰松陰不知午邀君被素襟暫爾依淨土君看五侯家列冰充棟宇火雲迸屋升臺榭無涼處君看少年

俠不惜錢沽酺挾妓登青樓藴隆去無所不如向此中攜手同心侶地僻遠紅塵雲飛過緑墅千山掛落暉十里流清渚瀟洒袪煩囂髙談遺紱組浩歌入城闉樹杪月初吐

烈婦詠 三首

國朝郭九會

離離原上樹挺然負奇質嚶嚶枝頭鳥悲鳴懷其匹婉彼幽貞女委心夫子室堂上姑云殂膝下兒旋失夫病復沉痼妾生愧白日

俯仰多悲思倏忽廹歲暮竟虛百年約自分先朝露豈感弱草靡而爲人言誤忍泣謝毋慈割愛矜兒忤頤及夫未瞑效死博一顧

明義不可負飲毒茸如飴慷慨伸素節從容致訣辭聲斷
神猶活腸廻志不移寒月照空壁狂飈卷素帷緬維逝者
心獨有烈士知

右五言古

大佛閣邀黃明府避暑　何東序

炎州六月雲峰起鷗鷺羣飛戲涑水誰能露頂浥金莖旋
吸氷井茶煙裏褦襶無端中似灼興來載酒出城郭孟公
不顧尚書期臧騶偕我清涼約毗盧飛閣倚山巔避暑無
如此處偏彌天貝葉香初潤一曲峨眉印月圓談空宴坐
祇園樹百子七輪何所慕凉簟輕翻檻外風纖絺薄沐臺

前雨世上交情論貴賤田彭郝許心如面真俗要歸不二
中宰官疑是前身現賤子常隨方便力即看夏日猶冬日
河朔聊爲汗漫遊閭閻盡覺蕭條失勝地良非偶佳期偶
載逢嚴君策欵段魯此侍乘騣屈指流先四十載虎溪談
笑冷橋東當時冠者余方弱于今孺子忽成翁更憶衣冠
盛寮宋河山代閱誰同在黃公酒壚舊有名壁間幾度丹
青改後視今今視昔壯者日衰衰者白龍鱗尚老堦前栢
我今不飲亦何益

郁城社友歌　明張璞

耿家涵莽兩文章奎光結社起天荒孟王談笑入戰場狂

飲酒餘似顛張聯鑣咢立駛康莊仲初意氣始揚揚詞壇
捷辯危風檣英風豔發齊渭陽二王叔仲比圭璋二難奚
啻白眉良君家武庫皎清霜雪麓軒舉富詩囊青蓮咄咄
吐宮商似鶴瀟灑六藝長高山流水聽洋洋點染疑是摩
詰王姬公聲調佩琳琅往往花間意彷彿崑山劍合雙龍
光逸足萬里騁初驤

踏閣行　王含光

峩眉之麓半坡寺古栢無心碑無字傳聞補梵自元豐肇
造者誰失年次幾羅兵燹小刼灾頹垣蘜草藏魑魅斗盆
灰冷香積荒殘僧哭掃琉璃地餓有化人自錦宮能令檀

刹三輪空塽園金布開精舍百尺紅樓象外雄紅樓面面白毫相亙匝蓬峰屹相向脱屣欣從飛錫遊牽袂欻陟層霄上虛徐觸目起空華雲曳天旋雁影斜身世大都皆影事客塵幻以認成家家何處住無所函蓋乾坤小廬旅泉石驚心入膏肓招攜聊復同支許懶翻貝葉數行經靜對珠龕一點燈底事眼前道不得末由問訊古先生

郭烈婦篇　　邵嗣堯

郭家烈婦烈莫比和醢飲藥從夫死人生偕老亦尋常烈婦死時十八耳三年侍藥齊眉人一朝立作同穴鬼人盡哀毋且喜有女如此死足矣借問此女誰家兒陳氏外孫

荊氏子

右七言古

東里堡西溝散步　王含

避地尋幽處盤廻不見門羣鴂啼谷口一犬吠桃源水落雲猶潤崖危翠自繁行吟竟忘倦隨在得邱園

涑河觀春漲　王含

涑水乘春湧臨郇一帶斜漁璣霑柳絮雁齒點桃花欲泛龍門舫應浮漢使槎兩疇生事足莫漫攪翻車

郇陽避寇二首　王含光

介馬衝城過攜家入砦居露天聊積粟穴地且藏書白晝

烽煙斷黃昏燈火蹤不愁憔悴甚此事竟何如
冠去城空在驚魂不可呼春林巢燕雀廢宅卧狼狐天地
愁中窄形容亂後孤欲探東北信孔道絶征夫

首夏游仁壽寺五首　郭九會

古寺出城隅浮圖逼太虛陰晴分氣象神鬼有驅除遼窟
龍蛇隱荒苔鳥雀餘磴危登未得惆悵斷碑書
到此人天別蓬萊信可求山嵐拂檻入雲氣接簷收眼底
分秦晉風前定夏秋登臨高興發長嘯已忘憂
雙柏何年物分階侍法王風雷騰氣象日月孕精光幾閱
滄桑變誰能斤斧傷夏陰留坐久客意亦蒼凉

不省空虛境琳宮亦壯哉布園金尚滿馱馬像重來自是
諸天力窗隨千刼灰余生行已暮何計出塵埃
愛此山堂靜僧閒客到稀呼童開卧簟假寐聽禪機野鳥
窺蔬食游蜂戀芰衣坐聞鐘磬發恍惚悟前非 右五言律

過北平王祠　明黃　通 安邑令 閬中人

鉅唐文物盛衣冠何事英風獨滿閑富貴一時隨凍水功
名千載壓孤山雲藏古廟龍蛇活日落重城草樹閑欲問
當年興廢事不知身在有無間

遊仁壽寺　明曾大有 監察御史

招提乘興偶停驂西望靈巖擁翠嵐小立螭頭尋國氏渾

忌塲諸當禪叅應憐塵世三生夢空若洛金仙百丈龕舍利

秋明黄葉亂曇雲花雨涷川南

遊靈巖寺　　曾大有

公餘飛蓋歩禪関曲抱溪流小帶山檜栢樓雲風淅淅苔

花綉地雨斑斑凋零頹㤥緇塵暗綿歷翻輪鐵石頑何事

老僧能振刷空傳貝葉轉輪間

和遊仁壽寺　　明許莊 本府同知

仁壽禪林一駐驂青山遙望藹晴嵐巡遊事可追潘令俊

逸詩堪壓鮑叅隱隱梵鍾迎豸繡重重香篆遶龍龕慈恩

不遇長庚幸千古何人仰面南

和遊靈巖寺　許莊

火冷煙微野寺閑停車隨步看南山花陰遍覆階前綠草色遙舒雨後斑幽徑有苔空暗長東風無力任輕頑自從離却龍人面無那閑情幻夢間

五日遊仁壽寺　明馬逢慶 本縣知縣

層臺画閣古禪開面面山光動地來下界人煙低百雉上方冠履踏三台扉憑七級壇空厰樹老千秋栢長苔歌罷斜陽猶興爽五絲誰繫紫霞杯

春日遊靈巖寺二首　何東序

天晴金界俯郊東逕轉村廻望不窮積水川原芳草外亂

山臺殿夕陽中海濤晝擁千巖雪秪樹春含一㵎風塵世秪今悲碌碌空門幽賞幾人同

春風寂寂閉禅關古洞幽深草色斑仙梵影連雙樹迴僧床法喻五銖閒林中鶴下還同定嶺上猿參衹自攀惆悵諸天從此去息心明月照潺湲

重陽偕張使君衛王二春元登大佛閣　何東序

風流當日憶龍山寶閣平臨霄漢間檻外寒煙衝去雁樽前烏帽損朱顏幽懷自覺滄洲晚塵世還應佛地閑莫訝西風脩故事籬邊黄菊日相關

嵋山風物自龍山戲馬臺空夕照閒有態寒花羞落帽無

邊踈雨散酡顏孤峰海殿凌雲起雙樹香廚抱閣閑報道白衣頻送酒夜深仙犬吠禪關

海潮堂讌集　何東序

坐掩衡茅祗自求那期冠蓋又同遊千峯送雨偏宜暑雙樹鳴蟬忽報秋淨域渾忘塵世擾元談應得玉人酧他時最憶龍宮月猶聽潮聲日夜浮

遊太清觀　明荆如松

閬苑高樓接紫宸琳宮楚楚隱元眞種桃谿下應無俗醮斗壇前別有春寶鼎爇香寒氣遠金童引鳳煖風勻最憐古栢亭亭立海上仙人好結隣

遊荊陽寺　明　郭希湯

招提畫鎖白雲間鐘鼓無聲客夢閑五戒院中椳跡古三乘座外草痕斑石壇風起從誰去澗道烏飛爲我還不是當年三伏旱野人何事與心關

登大佛閣　荊光國

嶻嶭盤鬱出鴻濛構閣干雲法界中塔勢常摩條嶺翠鯨音直駕海潮風漢封高寄青煙漠唐壘平章春樹葱倚檻陰晴今古變英雄多少悟圓通

城南樓獨眺　王含光

蕪城層閣獨登臨遶檻煙嵐雨後深水曲蘆花留晚雁山

拗木葉下清砧殘霞忽墮杯中色遠岫偏舒物外心徙倚斜陽人不見誰爲解釋仲宣吟

登大佛閣兼題羽公禪室　王含光

清晨避客扣禪扃入院松陰古殿青鐘板無聲天食後茶煙有影雨花零鵶隨乞士知施飯鴿遶仙陀爲寫經日暮孤吟下山去近城猶覺磬泠泠

遊仁壽寺和喬德元韻　郭九會

竹林深處吟詩苦便是逢僧未覺閒借榻聊從消午夢攜樽不礙叩禪關風度爐煙浮下院鳥啣栢子落前山三年

臺到招提境明鏡臺邊照舊顏

亭亭石塔當門立纍纍蜂房繞逕斜誰為遠公開白社我從天女乞仙花伸眉且醉陶潛酒止渴頻分陸羽茶一部楞嚴僧漫演老生今已厭書車

峨嵋長護梵宮幽縹緲諸天閣上頭隴麥連阡看作浪山城背嶺繫如舟浮生半向名場老薄暑全消野寺秋作述幸逢陶謝手相期攜屐日同遊

喜衛爾錫還自黑龍江　郭九會

一緘書傳霄漢間君恩萬里許生還丹心北向雲中闕紫氣東浮海上關　聖代主臣終合志衰年朋友惜離顏即

今桑梓人稱慶遙想歡騰鵷鷺班

莊武王祠　郭九同

百戰餘威一鶡冠不教群盜叩秦關孤忠方寸明朝日古壘千秋倚暮山殿入靈光風颯颯祠鄰郇伯雨閒閒摩碑欲訪當年事惆悵寒雲落照間

從兄招飲蓮塘次韻　王含真

河水漣漪荇帶牽分明一曲鏡湖田艷謳疑出花間鳥新句先聞柳外蟬紈箑不緣班女製霞裳應得楚騷憐勝遊康樂饒佳思虛對池塘愧惠連

蓮塘觀釣有懷　王含光

溪水西頭南澗通危橋斜插鏡花中綸竿欲拂千絲柳羽楫輕隨五兩風野燒鮫人開水殿晚涼仙侶出蘭宮南洲雙鯉經春斷愛酒無由寄碧筒

登石佛寺前閣　王錫祜

振衣直踏昆盧閣千古凴欄發嘯歌三晉雄圖留好寺嬴秦關塞界黃河泉從百丈巖間落鹿自雙林樹下過紅葉蕭蕭歸雁急會看秋色滿山阿

右七言律

聚雁樓眺野偶成　何東序

瓜頭開果葉雨脚帶田疇到處生涯滿薰風自一樓

山庄　荊光國

晨興何所得愛此幽居情樹色含山色鐘聲和水聲

似園　王含光

結茆復編柴深深在城市方知山巨源仕隱得其似

右五言絶句

崔處士林亭　唐王維

緑樹重陰葢四隣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過北平王祠　宋司馬光 端明學士

唐相靈祠古到今庭前槐栢緑成陰昔時圖像雖通妙難

[illegible]謀爲國心

送猗氏張主簿　　　宋邵雍

人間仕宦幾千里堂上親闈別兩重須念鵬飛從此始方今路險善求容

右七言絶句

八景詩

峨嵋曉耕　　　明荊王士

猗城佳景處乗曉破春耕斜月依蓑轉微雲伴耒横三秋説有穀歴世喜無兵好雨昨宵落來年又太平

城倚峩嵋立居民業在耕坂長驅犢慣雨淺入犂輕山月

笠蓑影谷風薛荔聲歸田人自樂不羨子真名　郭九會

東原早行　荆王士

猗城佳景處侵早步郊行画裏山微遠煙深路轉平孤星
拋劍馬断柳綰心情回首風塵事晴暾滿舊城

客心急遠道驛路出城東冠葢明殘月輪蹄逐曉鴻馳驅
関塞外櫛沐雨風中獨有倦遊者髙眠息此躬　郭九會

涑水春漲　明王龍邑人知縣

猗城佳景處涑水漲春流膏雨生濤滚魚龍躍浪浮桃花
漂渡口柳絮落灘頭憶古尋芳樂莊周曠達遊

涑溪衣帶水曲折向西流三月桃花漲一川鷗鷺浮石虹

搖欲動竹箭迅難留自識觀瀾意濠梁莫遠求　郭九會

對澤晚牧　王龍

犄城佳景處晚牧澤相依短笛吹殘月長鞭送夕暉牛羊芻茁壯民庶類豐肥有土心斯理遊觀體莫違

煙景今何在城南浦溆邊草肥微雨岸波靜夕陽天牧豎閒能戲牛羊飽自眠不須吟澤畔隨意濯流泉　郭九會

古壘秋風　荆王土

犄城佳景處畫壁鎮丹楓旗影雲爲陣烏啼月是弓千年存戰壘萬古數英雄瀝淅秋聲起令人歌大風

平生多古意煮酒數英雄誰續汾陽業人稱莊武功至今

遊故壘兀自有秋風廟貌千年壯精靈一望中　郭九會

龍巖夜月　荊王土

猗城佳景處香刹月光浮素魄嫣然住清輝淡欲流塵揮
秋滿袖花散雨翻邱翠栢吟深壑虛徐河漢遊

小憩招提境登臨眺晚晴簷前山偶缺亭外月先明光入
佛燈現氣涵禪榻清神龍護岩壑峻閣未全傾　郭九會

孤山晴雪　王龍

猗城佳景處晴雪障巑岏萬里收霞淨一峰聳翠寒天懸
仙掌露地湧水晶盤欲策羸驢去尋梅仔細看

爲愛孤峯好山容帶雪看栢林翻玉葉桃洞散氷丸日照

光無定風吹花尚残幽人清興發直欲躡嶙峴　郭九會

雙塔斜陽　荆王土

猗城佳景處雙塔影斜陽青鳥垂霄合金龍拖雨長未分鈴斷响先亂碧重光老衲叅禪處香花滿上方

浩刼何年造消人幾白頭天清雲澹澹佛靜日悠悠雁落雙輪合烏飛斜影留每當風鐸夜鈴語入牕幽　郭九會

峩嵋曉耕　何東亭

川原一抹片煙輕天駟朝來覺更明少女吉占昨夜雨老農喜劇追春耕權輿百穀饒生事簫鼓千家簇太平山領帶桑麻看掃月蜀山如畫總虛名

清時未許　容疎拙且向東臯學種田布穀頻催春欲老
鳴鳩屢喚雨無愆風生綠畔輕隨笠月下黃牛緩着鞭羸
得身閒堪負耒敢遲輸挽負租錢　荆州俊
黍苗陰雨古郇城城上高原見耦耕犂帶曉風人縹緲鞭
搖殘月影斜橫雚藜正及春羹摘鵠鵒偏隨饁婦鳴聞道
官家緩逋筭不知何事笠簑輕　耿應昇邑人舉人
漫嶺紆迴月抱城田家生事適新晴鳥催播穀參牀掛草
落連錢犂鏡明十畝歛巡應載酒百年賣劍不談兵春來
只說山粧好饁婦雙娥畫未成　王含光
聞道蜀山天半險詎知看嶺列千盤農窺夜月鷄先唱犂

破春雲露未乾糲食但求終歲飽簑衣偏耐五更寒黍苗
陰雨今猶舊手祝豚蹄帶笑看　郭四維
雨足沙田好插犁農人無寐候晨曦雲開高嶺盤螺髻月
落青坪擁畫眉佩耒何勞山鳥喚拋簑一任谷風吹窮年
作苦供租賦司稼眠春知不知　衛既齊
東原早行
関山相湊入河東鷄唱初沉一望通陌上垂楊堪拂馬天
邊春色正歸鴻道岐不動楊朱戚車轍焉知阮籍窮寄語
交馳名利客幾回桃李謝顏紅　何東序
裘馬輕沾宿霧消離歌唱徹聽嘶驕踏殘落月催行色折

盡垂楊贈舞腰擁傳當年誰擅賦祖筵招隱憶連鑣憑君分手千金劍一片生平湖海遙　張璞

繚繞川原接上京旗亭月落雁歸聲天涯不斷王孫草曙色先開帝子城柳暗關門金鎖重馬知驛路玉蹄輕遊人莫作臨岐歎南北春山導客行　王含光

旅次東來驛路平荒鷄破曉客心驚星河斜掛通關渡煙樹迷離數堠行雲擁朝暾浮海嶠風催朔鴈背山城遨遊到處堪投跡誰似當時意氣橫（鄭當時漢人好客）　衛旣齊

涑水春漲

盈盈尺五不勝舟忽剌靈源駕壑流約畧松江春雨足箏

閒滄海坐潮頭馮夷簫鼓探龍窟漁父綸竿隔鷺洲如此
急流宜勇退莫教遊子問津愁　何東序

山下三春鳴夜雨城南一曲轉晴雷風前不亞懷襄力浪
裹幾成灩澦堆杜若洲移鯨奮迅桃花岸湧馬遲回狂瀾
未許輕相試自有松舟鼓檝來　荆州俊

春溪堤柳曉浮煙鷺影驚飛荇帶牽乍雨萬山噴瀑布迴
風大野湧奔泉湖吞鯨浪潮千頃橋鎖虹槎落九天應是
蓬萊清淺日桑田極目海連阡　張璞

碧瀾西流衣帶通春來積雨趣東風孤邨渡口臨天上遠
浦山眉入鏡中蘭葉漂時漁棹出桃花浮去板橋空町原

麥浪翻秋早畚鍤休歌瓠子宮　王含光
東巖昨夜激豊隆侵曉春潮一壑通積水力堪漂綵鷁争
流勢欲撼長虹傍灘柳絮沉沉綠隔浦桃花霧霧紅竝待
廻瀾狎鷗鷺濠梁樂事幾人同

對澤晚牧　衛既齊
綿綿浦溆散孤城晚食牛羊宿雨晴陸牧行吟躡草屩漁
樵混迹逐柴荊天邊笛吹還終曲海上丞遊不用名更憶
蒻翁對仙客黃昏賦就莫重驚　何東序
夕陽天外草初長野牧閑閑渡水塘散誕無拘隨爾我逍
遥不定趁牛羊簑衣遠荷慵思擲短笛新調喜欲狂試問

生平何所樂應言澤畔勝巖廊　荊州俊

誰轂長鞭澤畔過牛羊日夕下雲阿肥犖不負郎官頗馴擾何愁牧政苛半畝煙波寬細笛一肩風雨任偏簑南山白石無今古歸去聊爲扣角歌　荊光國

南郭平疇禾黍肥傍壕瀦水對城扉孺歌多是滄浪曲笛響偏驚雎雉飛風揭柳陰翻席帽煙攜苔色上簑衣牛羊自識村園路月照蘆花卧不歸　王含光

近郊煙柳帶晴暉波水淪漪綠四圍無數倦還鵶晚噪有人連唱雉朝飛行穿毛塢侵樵徑坐占漁汀任犢衣荷策歸來何太緩笛聲落處即柴扉　衛既齊

古壘秋風

西凉受脤向河汾輟策還期戰策勲當日盡監白馬將至今猶說破狼軍廣場榮落連錢草古戍銷沉結陣雲哀樂極知千古意無勞重詠漢皇文　何東序

當年虎竹下河東譙櫓高懸依碧空鼓角聲喧三戰捷旌旗影拂一軍雄黄雲衰草傷心目古壘平沙慘日風直北祇今多羽檄誰圖方畧報宸宫　荆州俊

断壁高臺蔓草黄唐家元老舊祠堂三河按轡提驄馬一節橫行掃餓狼雁陣違天飛不渡鵰旗閃日颯生凉那知圖像凌煙閣未及松檟歲月長　耿應昇

城下荒臺飛葉紅昔時牙纛擁元戎畫車鐵戟藏盟府玉鐸風琴遶故宮壇坫無人聲颯沓松杉不雨氣空濛河山帶礪憑誰問羸得孤邱紀戰功

王含光

當年譙櫓傍城隈掃盡欃槍亦壯哉會見狼煙銷古戍猶聞木葉落荒臺一聲嘹唳嶺頭渡萬里蕭森天外來節建河中成往事登陴長嘯故徘徊

郭四維

何年輟策建牙旗指點行營到舊陴層阜蒼涼清殿敞孤城搖落暮笳悲壇前早見三河靖木末猶聞萬馬馳惟有猗人懷保障歲時香火忍愆期

衛既齊

龍巖夜月

閑隨晚景步招提旋拾金苔路不迷珠樹雙棲烏鵲冷風牕半掩白巖低疎星已被觀空厭諸品盃將下界齋自是清燈長照夜不須重取上天梯　何東亭

寺古亭虛萬木寒一輪明月靜中看老僧定後心相印坐客吟時興未闌天半璚樓誰共指枕邊玉屑我曾餐今宵重覺開三昧欲卧龍巖月幾竿　荊州俊

西巖飛閣出林東蘿逕牕虛玉宇通倚檻妙高觀品靜捲簾浩刼印禪空中條如帶寒光近萬栢驚濤梵影同清興夜來應不淺須彌山是水晶宮　張璞

龍巖寺裏鎖樓臺寺外懸崖草閣開正對東南山一豁繞

臨濘暮月先來琉璃寶色搖金界薝蔔香花印玉毋莫借
支公牀子卧松林露濕夜光杯　　王含光
閒步鷄園松向西空門雨後草萋萋經翻寶地曇花墜暈
照金仙桂影低浮閣含風窺陸海懸崖溜水泛曹溪清談
入夜還星聚手指瓊樓漫作偈題　　郭四維
香閣憑虛壑氣澄漸看飛月掛崚嶒啾啾遠樹爭巢鳥戛
戛敲門歸院僧玉露無聲沾貝葉銀河有影落金繩躊躇
不是人間世身在仙臺第幾層　　衛既齊

孤山晴雪

桑泉直北望嶙峋松逕縈迂上百盤銀海光搖雪粉潤翠

徵深鑠法雲寒元氷結處天呈瑞黃竹吟成月滿灘鵰鶚不知山色改堅牢猶作四時看　何東序

寒夜銀河凍不流曉來晴旭裊沙洲日邊平野堆雲阜天半仙山聳玉樓美酒千觴青眼濶陽春一曲翠煙浮前谿疑有梅花發誰折南枝寄隴頭　荊光國

山氣宵澄旭影舒倚天寒翠削芙蕖那知積素催朝曙祇覺浮雲晃太虛海畔瑤臺潮落後仙人玉掌霧消初不須姑射峯頭住別是曾城氷雪居　王含光

凍合殘宵曙色微天迴大陸散陽晞乍驚白嶽雲濤湧不見青田霜鶴歸明月當樓懐庾亮澄江如練憶元暉幾囬

欲賦峩嵋雪此曲由來歌者稀

雙塔斜陽　衛旣齊

氏國何言最佛圖遙分化影到星虞憑虛漸覺諸天近補梵翻驚絕代殊五夜金莖露下白一聲華表鶴來朱當年旋德知何意試問空門雁有無　何東序

鴈塔嵯峨依碧空雙峰呵護梵王宮金輪日映高低竝寶鐸風聞遠近同涑水晴光長欲遶嵋原佳氣故相通等閒未肯斜分影只向陽輝一照中　荆州俊

雁堂蘿翠翳金容輪象參差更幾重有色分身隨舍利無言豎指出天龍蒼蕪影落雙珠樹花界光搖兩玉峰兎角

龜毛眞幻相靜觀生滅坐高春　耿應昇

何年瘞雁結僧寮湧出金輪象外驕疑是生成雙石筍飛來化作兩龍標天迴添景同傾瀉歛合峰陰欲動搖安得捫蘿凭絕頂手揮花雨下煙霄　王含光

何年建刹小園東矗矗浮圖入碧空玉立尋常誰作合光搖咫尺自相通漫驚獨鶴歸華表喜見雙峰落照中上界非關龍象力金輪那得影玲瓏　郭四維

何處層陰落梵宮花塔對峙夕陽中金飇搖鐸鏗鏘應玉女窺牕問答通十部、兩師稱伯仲千年神物擬雌雄等閒瞥視升沉影可信諸天色即空　衛既齊

新堤柳浪

野壥清沙春日遲無邊煙景愜心期萬條裼葉披風處一帶溪流湧翠時醉客和歌憐渭曲佳人相問采江蘺地偏不是陽関道横笛休吹析柳詞　荊光國

新築沙堤障緑漪随波官柳對春披絮漂浮鴨争芳藻影落遊鱗避釣緑栗里少分門外植輞川全向畫中移登臨不減濠梁興高繫金騶歸去遲　張璞

東風搖曳上沙隄柳色河瀾盡向西倒影毿毿垂野渡連陰漠漠暗漁溪即看輕燕差池舞旋聽流鶯睍睆啼好去招尋彭澤宰幽琴清滑正堪擕　王含光

河堤十里走蜿蜒夾岸垂楊接遠天風攬弱條禽語碎魚吞浮萍浪花圓幔亭卓午沉凉影苔蘚餘曛起綠煙不有江州司馬在細腰何事舞樽前　衛既齊

縈煙錯翠望中迷濯濯長條壓岸齊出水跳魚吞落絮穿林語燕墮銜泥隋隄嘉樹臨清蹔漢苑濃陰上野溪十里平苔行不倦荷亭只隔柳塘西　邵嗣堯

清渠紆折溜寒淙荷葉田田綠幾重小構茅堂巢翡翠全開水鏡照芙蓉薰風故襲紅衣薄戲蝶輕沾露粉濃淺酌蓮房歌一曲采菱聲裏聽吳儂 以下南湖荷香　荊光國

溪林深處芰荷涼魚鳥閑閑蜂蝶忙團扇搖風寫宮怨湖

娥眉鏡學花粧不同幽客蘸虛谷頓使繁紅洗上陽誰道
涉江難得采卭亭宛在水中央　張璞
古澗新泉迸石磯芙蓉婥約稲秧肥一泓聚藻函青鏡十
里垂楊護紫衣梁賦自憐廻渡柔虞絃應對晚凉揮龍陂
苔孠遊人倦卧看沾沾蛺蝶飛　王含光
卭塹風流屬幼輿誰開幽澗種芙蕖浮梁過畛還宜稲晴
溜穿塘不碍魚翠蓋似憐紅頬嫩碧筩長恐緑樽虛南薰
一弄千山響正是東峰月上初　衛既齊
芙蓉城闕乍開扉人在中央水四圍溪映花明紅上下葉
逈波裊翠依違遊魚避影鷺無定慧鳥承陰卧不飛欲賦

新詞魁謝五披襟坐納晚凉歸　邵嗣尭

補遺

過中條山　國朝 宋之樹 邑令山東進士

晉境多崇巘條山路更幽馬行千嶂裏人過萬峯頭北望平陽澗西連太華秋黃河亦天塹表裏壯神州

重過中條山　宋之樹

元是風塵吏馳驅敢息肩危峯臨澗底曲徑遶山巔馬怯會遊地人愁欲暮天崎嶇行未盡明月望中懸

遊仁壽寺　王錫佑

海潮天地外瀟洒入雙林栢古含烟氣鐘長澹客心談禪

以小些得句且狂吟莫嘆歸途暝春雲解薄陰以上五言律

詠猗邑風景　宋之樹

桑泉風景近何如半是耕田半讀書嶺號蛾眉多種麥溪名涑水不生魚郇侯祠畔春雲滿猗頓宅邊古木踈地屬唐虞民尚朴城中宛似野人居

仁壽寺　國朝衛　讚

馬首晨鐘嶽際飄傍城蕭寺絕塵囂偶參獅座瞻龍象欲買蒲團結草瓢嵋嶺東盤精舍迥涑川西注練光搖憑欄直上層樓望浩蕩天風起泬寥

青臺謁神禹廟　國朝郭爲觀

青臺高築夏王宮禹蹟蒼茫望未窮千載蒸嘗今肆享萬方玉帛昔來同諸陵王氣斜陽外故國餘黎歌思中百谷一從歸海後年年風雨頌神功以上七言律

晨起洪果寺訪霖上人不遇　郭爲觀

昔慕方外遊欲識禪中趣挈提古城隈有人此世度晨興暑氣微散步邨南路初日穿林薄照曜刹邊樹麥積出墻頭晻靄明宿露徑幽苔蘚封殿閴梧栢互椒圖鎖歲甤蒲牢靜金鏞鳥語時一聞錫飛竟何處一爲初地遊頓覺勞生誤俗慮亦已空何必見元度還共隴頭雲無心自來去以上五言古

論曰文之有關於世道重矣哉都邑風物勝蹟固滄桑變也紀以文則其地可壽禮樂征伐故典亦杞宋論也傳以文則其事有徵即名賢之道德勳業千古流傳人口耳者固不假文以爲重然其揚扢于篇章勒銘于鍾鼎者亦莫非文之所爲也孰謂文可以已乎猗前賢奕遜樂遜名著史册人與文俱不朽矣嗣是漱潤摛華濡毫問頫者業纍纍起雖涯滴麗雜有閒而言足澤性靈發物隱者皆可稱作者之林也擇而錄之其亦以地與事與人重耶